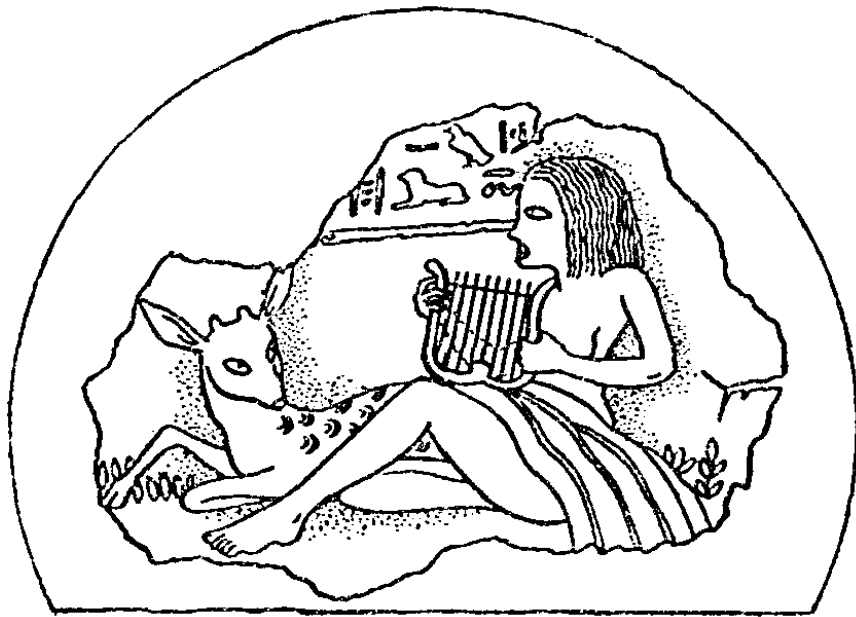


易卜生選集

# 建築師



永祥印書館行

易卜生選集

5

建 築 師

沈子復譯

永祥印書館印行

# 建築師三幕劇

——獻給世基

## 人物

哈佛特·沙爾奈斯 建築師

愛琳·沙爾奈斯 他的妻子

漢台爾醫生

納脫·勃路維克 以前是個建築師，現在是沙爾奈斯那裏的雇員。

萊格那·勃路維克 他的兒子，繪圖員。

凱雅·福絲莉 他的姪女，記帳員。

希爾達·溫蓋爾小姐

幾位女客人

一羣街上的民衆

戲發生在沙爾奈斯的家裏及它的附近。



## 第一幕

景

在哈特·沙爾奈斯家裏的一間佈置得簡單的工作室內。左側有幾扇摺門直通客廳。右側一門通這屋子的內室後開一門，通繪圖間。左邊前面，一隻桌子，上面滿放着書本，紙張和寫字用的東西。摺門稍往後，有一火爐。右面角落裏，有沙發，一桌子，和一兩隻椅子。桌上放着一水瓶和玻璃杯。右側前面，有一小檯，和一隻搖椅，一隻扶手椅。繪圖間內的桌子上，另一角落裏的桌子上，檯子上，都點着有罩的燈火。

納脫·勃路維克和他的兒子萊格那坐在繪圖間裏，正計劃着圖樣。凱雅·福絲莉在外室桌子旁寫帳。納脫·勃路維克是個髮鬚都花白了的瘦弱的老頭。他穿着一件雖破舊而仍整潔的黑外套，帶着眼鏡，結着一條幾乎是褪了色的白領帶。萊格那·勃路維克穿着得很整齊，一個三十開外頭髮稀少的男人，背微有些僵僵。凱雅·福絲莉是個瘦小的姑娘，穿着得很整齊，看上去樣子很優美，年才二十開外。她眼睛上帶着付綠罩子。——他們三個人沉默地做了好半天工作。

勃路維克（彷彿痛苦地自桌旁突然站起；沉重而費力地喘息着，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啦！

凱雅（向他走上前）伯伯，今兒晚上您是不是覺得很不舒服嗎？

勃路維克 哦，我好像一天不如一天啦。

萊格那（站起，走前。）爸爸，您得回家啦。想法子去睡一會兒——

勃路維克（不耐煩地）是不是叫我睡覺？你是要叫我活活地悶死嗎？

凱雅 那末去散一會兒步吧。

萊格那 不錯，去，我要跟你一塊兒去。

勃路維克（激動）在他沒來以前我就不走！今兒晚上我決定把這件事情跟——（帶着一種抑制着痛苦的聲調）——跟他——跟那個領班的說明白。

凱雅（着急地）哦，伯伯——等一些時候再這末做吧。

萊格那 不錯，爸爸，等一等的好！

勃路維克（費力地呼吸着）唉——唉！我沒有許多時候可以等啦！

凱雅（諦聽）噓！他來啦！

【他們三人又回去做他們的工作。沉默半晌。】

【哈佛特·沙爾奈斯自客廳的那扇門裏上。他年紀也不輕了，但身體強健而活潑，短而捲曲的頭髮，黑鬚，和黑而濃的眉毛。他穿着一件高領寬襟有鈕扣的灰綠色的短外套。頭上帶了一頂淺灰色的氈帽，臂下夾着一兩個輕紙夾。】

沙爾奈斯（近門旁，手指着繪圖間，低聲地問着）他們走了嗎？

凱雅（低聲地搖搖頭）沒有。

【她把眼上的罩子拿下，沙爾奈斯走過去把他的帽子丟在一張椅子上，把紙夾放在近沙發旁的桌子上，又走近書桌前。凱雅依然不停地寫着，但看上去像是心神不安的樣子。】

沙爾奈斯 (高聲) 福絲莉小姐，你記些什麼呀？

凱雅 (一怔) 哦，這不過是一些——

沙爾奈斯 福絲莉小姐，讓我看一看。(俯身，假裝在看帳，低聲地說) 凱雅！

凱雅 (溫柔地，仍舊寫着) 嗯。

沙爾奈斯 爲什麼當我進來的時候你總是把眼罩子拿下來？

凱雅 (依然如此) 我帶上了罩子是怪難看的。

沙爾奈斯 (笑着) 凱雅，那末你不喜歡難看？

凱雅 (略向上瞥了他一眼) 無論怎麼樣我不願意。不願意在你眼前難看。

沙爾奈斯 (溫柔地撫弄着她的頭髮) 可憐，可憐的小凱雅——

凱雅 (低着頭) 噓——他們聽得見的。

【沙爾奈斯走到屋子右邊，轉身在繪圖間門口站住。】

沙爾奈斯 有什麼人到這兒來找過我嗎？

萊格那 有的，是那一對想在婁佛斯屈蘭特造一所別墅的年輕夫婦倆兒。

沙爾奈斯（忿然）哦那兩個人他們應該等些時候，我對於那些圖樣還不怎麼樣仔細呢。

萊格那（走前，帶有些猶豫的神氣）他們很着急，馬上就要呢。

沙爾奈斯（還是氣憤地）不錯，自然囉——他們總都是一樣。

勃路維克（抬起頭）他們說，他們很久想得到一所自個兒的房子。

沙爾奈斯（不錯，不錯）那一些我們全知道！所以隨便給他們，什麼他們都會滿足的。他們是要一

個——一個遮住他們頭顱的屋頂——一個通訊處——可是不能算是一個家。不，謝謝吧。在那

樣情形下，讓他們去請教旁的人。下一次他們來的時候，就這樣跟他們說。

勃路維克（驚奇地瞧着他，把他的眼鏡推到額上。）找旁的人？你是預備放棄這件交易嗎？

沙爾奈斯（不耐煩地）是的，是的，鬼才幹那事！要是這末樣的話——於其是粗製濫造，還不

如像現在那樣。（激怒）再說，對於那些人我還不怎麼了解呢。

勃路維克（人倒是很靠得住的。萊格那認識他們。他是他們的朋友。是完全靠得住的。）

沙爾奈斯（哦，靠得住——完全靠得住！我所說的並不是那一些。哦——你還不了解我嗎？（憤恨地）

對於那些陌生人我什麼也不願意做。他們愛找誰就去找誰，跟我是沒相干的。

勃路維克（站起）你說這話當真的嗎？

沙爾奈斯（慍悻地）是的，當真——至少這一次是當真的。（他走向前。）



【勃路維克向萊格那使了個眼色，而萊格那向他做出一種驚告的神氣。勃路維克於是走到前邊屋子裏來。】

勃路維克 容許我跟你說幾句話嗎？

沙爾奈斯 當然呢。

勃路維克 （向凱雅）凱雅，到裏邊兒去一會兒。

凱雅 （不安地）哦，可是，伯伯——

勃路維克 孩子，聽我的話。進去，把門帶上了。

【凱雅非本願地進繪圖間，慌張而切求地瞧了沙爾奈斯一眼，於是把門關上了。】

勃路維克 （壓低了點兒他的嗓子）我不願意那些可憐的孩子知道我病到何種地步。

沙爾奈斯 不錯，你近來的精神很不好。

勃路維克 我馬上全要完啦。我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啦。

沙爾奈斯 你不坐嗎？

勃路維克 多謝——我能坐嗎？

沙爾奈斯 （把那扶手椅移近一些）這兒——坐在這椅子上——現在怎麼啦？

勃路維克 （很困難地坐了下去）嗯，你明白，這是關於萊格那的事情。他將來會變成什麼樣？這是

我頂擔心的一件事。

沙爾奈斯 自然，祇要你兒子願意的話。他可以永遠跟我在一塊兒。

勃路維克 可是就爲的是他不願意呀。他覺得他不能再在這兒獸下去啦。

沙爾奈斯 爲什麼，我可以說他在這兒也不壞呀。不過假如他嫌錢太少的話，我也並不在乎——

勃路維克 不，不，並不是爲了那一個。（不耐煩地）可是遲早他也總得有一個機會爲自個兒做些事情。

沙爾奈斯 （沒有瞧着他）你以爲萊格那有能力一個人獨立嗎？

勃路維克 沒有，那正是最可痛心的地方——我近來慢慢地對那孩子起了懷疑。因爲你就從來沒

有跟他說過像——像一句鼓勵的話。可是我總覺得他還有些才能——他決不會沒有才能的。

沙爾奈斯 嗯，不過他沒學會什麼東西——我說是沒有學精明。當然，畫圖那是例外。

勃路維克 （懷恨地瞧着他，粗澀地說）當你在手下做事的時候，你也沒學到什麼東西。可是這

沒有阻礙你的做事——（困難地呼吸着）——你一步步的高陞，搶了我的一路順風的事業

——我的，還有許多旁人的。

沙爾奈斯 不錯，你明白——環境幫着我。

勃路維克 你這話不錯。什麼事都幫着你。可是你怎麼能忍心讓我這樣死了——沒有看見萊格那

事業成功呢？自然，在我未死以前，我還急於要看到他們結婚。

沙爾奈斯（辛酸地）是她希望結婚嗎？

勃路維克 凱雅沒有比萊格那想得那末厲害。（乞求地）你應該——你現在應該幫助他弄些自立的行業！我得看見一點那孩子做的事情。你可聽見嗎？

沙爾奈斯（乖戾地）該死，先生，你可不能要我替他到天上去找買賣呀！

勃路維克 眼前他就有一個大買賣的機會。一樁很大的工程。

沙爾奈斯（不耐煩地，吃了驚。）他真有？

勃路維克 要是你能答應的話。

沙爾奈斯 你說的是怎麼樣的工程？

勃路維克（帶有些猶豫不決地）他能夠得到造斐佛斯屈佛特那邊別墅的工程。

沙爾奈斯 那個怎麼？我自個兒要造呢。

勃路維克 哦，你做不做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

沙爾奈斯（突怒）沒有關係！我誰敢說那種話？

勃路維克 你剛才自個兒說過的。

沙爾奈斯 哦，別管我所說的。——他們願意把那所別墅給萊格那造嗎？

勃路維克 願意的。你明白，他認識那家人。於是——正是可笑——他已經把圖樣估價等等都辦妥

了——

沙爾奈斯 他們對那圖樣喜歡嗎？那將要住到那屋子裏的人？

勃路維克 喜歡。祇要你看過一遍，校正一遍。

沙爾奈斯 那末他們要萊格那替他們造房子啦？

勃路維克 他們對他的設計馬上就喜歡啦。他們說，他們以為這是別出心裁的。

沙爾奈斯 呵！別出心裁！不是我所習慣用着的那些老樣子！

勃路維克 他們覺得不同些。

沙爾奈斯 （忍着怒）所以他們到這兒來是看萊格那的——當我出去的時候！

勃路維克 他們是來看你的——同時來問問你有沒有意思退歇——

沙爾奈斯 （憤怒地）退歇？我？

勃路維克 假如你以為萊格那的圖樣——

沙爾奈斯 我爲了你的兒子而退歇！

勃路維克 他們的意思是退了那個合同。

沙爾奈斯 哦，這還不是一樣。（忿恨地笑着）就是這樣，是嗎？哈佛特·沙爾奈斯現在可以退歇啦！

爲年輕的讓個地位也許是，爲了那頂年輕的他應該有地位！地位！地位！

勃路維克 怎麼，天哪！這自然不會單是一個人的地位——

沙爾奈斯 哦，這兒也沒有什麼多餘的地位可以分配啦！可是，無論如何——我決不會退歇！我決不會把地位讓給任何人！決不會出於我的本意。無論怎麼樣我也決不會做那件事！

勃路維克 （費勁地站了起來）那末我祇能一點兒也沒把握的死啦！一點兒快活也沒有對萊格那連什麼信仰也沒有？也沒有看見過他所做的一點兒工作？這真能那末樣嗎？

沙爾奈斯 （轉身喃喃地）哼——現在別再問我這些話吧。

勃路維克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得要你回答，我是不是就要像這樣貧苦而死嗎？

沙爾奈斯 （彷彿是在跟自己交戰着；最後他用一種低而堅決的聲調說）你得盡你的力量好好地死去。

勃路維克 那末就這樣吧。（他向屋子裏面走去。）

沙爾奈斯 （隨着他，幾乎是不顧死活地）你還不明白我不能作主嗎？我就是這樣，我沒辦法改變自個兒的本質！

勃路維克 不，不，我想你不能。（眩暈地，身靠在沙發桌子上。）容許我喝一杯水嗎？

沙爾奈斯 當然哪。（倒滿了一杯遞給他。）

勃路維克 多謝。(喝了，把杯子又放下。)

【沙爾奈斯開了繪圖間的門。】

沙爾奈斯 萊格那——你得把你父親送回家去。

【萊格那急站起。他和凱雅走進工作室。】

萊格那 爸爸，什麼事？

勃路維克 扶着我。我們走吧。

萊格那 很好。凱雅，你也不如把衣服穿上吧。

沙爾奈斯 福絲莉小姐得歇着——祇要一會兒。我要寫一封信。

勃路維克 (瞧着沙爾奈斯) 再見。祝你安睡——要是可能的話。

沙爾奈斯 再見。

【勃路維克和萊格那自客廳門裏下，凱雅走到書桌旁。沙爾奈斯低着頭站在右側扶手椅旁。】

凱雅 (懷疑地) 真有信嗎？——

沙爾奈斯 (簡勁地) 沒有，自然沒有。(恆定地瞧着她) 凱雅。

凱雅 (慌張，低聲) 嗯！

沙爾奈斯 (迫切地手指着地板上的一部) 走到這兒來！快！

凱雅 (猶豫地) 是。

沙爾奈斯 (依然如此) 走近一點兒!

凱雅 (服從) 你要我幹什麼?

沙爾奈斯 (瞧了她一會兒) 是不是所有這些事情我都得感謝你嗎?

凱雅 不, 不, 別這末想!

沙爾奈斯 可是現在老實告訴我——你是要結婚啦?

凱雅 (溫和地) 萊格那跟我已經訂婚有四五年啦, 所以——

沙爾奈斯 所以你以為這是結婚的時候啦。對嗎?

凱雅 萊格那和伯伯說我應該那樣。所以我想是不能再拒絕了。

沙爾奈斯 (更溫柔地) 凱雅, 你是不是真也關心萊格那嗎?

凱雅 有一陣子我很關心萊格那——在我沒到你這兒來以前。

沙爾奈斯 可是現在你不啦? 一點兒也不了嗎?

凱雅 (情不自禁地緊握着雙手, 向他伸出手) 哦, 你明明知道現在我所關心的祇有一個人! 一個

人, 祇有一個人, 全世界祇有那一個人! 我永遠不會再關心旁的人啦。

沙爾奈斯 不錯, 你話是那末說。可是你要離開我——丟了我一個人在這兒做所有的事情。

凱雅 不過我難道不能還跟你在一塊兒，就說假如萊格那？——

沙爾奈斯 (撇開那念頭) 不，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是萊格那離開我自己做起事來，那末他自然自個兒需要你啦。

凱雅 (緊握着她的雙手) 哦，我覺得彷彿我不能夠離開你似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沙爾奈斯 那末你得一定要丟掉萊格那腦海裏的那些愚蠢的念頭。隨你的喜歡跟他結婚——  
(改變他的聲調)——我是說——別使他扔下他在我這兒的好位置。因為我的好凱雅，那我也就能把你留住了。

凱雅 哦，不錯，要是能夠成功的話，那是多可愛的事呵！

沙爾奈斯 (雙手擁抱着她的頭，低聲地說) 因為，你明白，我沒有你是不能的。我一天也少不了你。  
凱雅 (十分欣喜地) 喔！

沙爾奈斯 (吻着她的頭髮) 凱雅——凱雅！

凱雅 (倒在他懷裏) 哦，你待我多好啊！你待我真是太好啦！

沙爾奈斯 (急切地) 起來！趕快！起來！有人來啦！(他幫助她站起。她躊躇不安地走到書桌旁。)

「沙爾奈斯夫人自右門上。她看上去是瘦小的，而充滿着憂鬱的樣子，但還可以顯出以往的美麗。淡赭色的鬚髮。她全身都穿着黑衣服，頗風雅的樣子。說話有些慢吞吞地，還帶着悲切的聲



調。

沙爾奈斯夫人 (在門口) 哈佛特!

沙爾奈斯 (回首) 哦,是你嗎,我親愛的?——

沙爾奈斯夫人 (向凱雅瞥了一眼) 我怕是在打擾了你們啦。

沙爾奈斯 不,一點兒也不。福絲莉小姐祇是要寫一封短信。

沙爾奈斯夫人 嗯,我知道。

沙爾奈斯 愛琳,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沙爾奈斯夫人 我祇是來通知你漢台爾大夫在會客室裏。哈佛特,你不去看他嗎?

沙爾奈斯 (疑惑地瞧着她) 唔——那大夫是不是急於要跟我說什麼嗎?

沙爾奈斯夫人 嗯,並不怎麼急。他實在是來看我的;不過同時還問候問候你。

沙爾奈斯 (自己笑了起來) 不錯,我早料到了。嗯,你得請他等一會兒。

沙爾奈斯夫人 那末你馬上就來的?

沙爾奈斯 也許就來。馬上來,馬上來,親愛的。一會功夫兒。

沙爾奈斯夫人 (又向凱雅瞥了一眼) 嗯,現在,哈佛特,別給忘啦。(下,隨手關上了門。)

凱雅 (溫柔地) 哦,哦——我知道沙爾奈斯夫人對我有些地方不很滿意!

沙爾奈斯 哦，一點兒也沒有。跟平時完全一樣。可是，現在你還是走了的好，凱雅。

凱雅 不錯，不錯，現在我一定要走啦。

沙爾奈斯 （正色地）別忘了替我了結那件事。你聽見了沒有？

凱雅 哦，祇要是那件事由我作主的話——

沙爾奈斯 我要把它了結啦，聽見嗎？而且還必須在明天——一天也遲不得！

凱雅 （恐懼）如果沒有旁的法子的話，我很願意解除了那婚約。

沙爾奈斯 （憤怒）解除婚約。你瘋了嗎？你真想解除婚約嗎？

凱雅 （惑亂地）是的，假如需要的話。因為我得——我得跟你一塊在這兒！我離不了你！那是萬萬

——萬萬不可能的！

沙爾奈斯 （突然發怒起來）可是糟透了——那末萊格那怎麼辦呢？爲了萊格那我才——

凱雅 （驚愕地望着他）這主要的是爲了萊格那，於是——於是你？——

沙爾奈斯 （鎮靜自己）不，不，自然不是的！你也不了解我。（和藹地）凱雅，自然，我要留的是你——

你勝過所有的東西。可是爲了這一個理由，你也得留住萊格那，別讓他丟了那職位。嗯——嗯，現

在你回家去吧。

凱雅 好的，好的——那末再見啦。

沙爾奈斯 再見。（當她走着的時候）哦，等一會兒萊格那的圖樣在那兒嗎？

凱雅 我沒有看見他帶走。

沙爾奈斯 那末就給我找出來。我也許要看它一看。

凱雅 （快活地）哦，不錯，請你看一看！

沙爾奈斯 好凱雅，爲了你的緣故，現在請你馬上拿給我。（凱雅急忙地進繪圖室，慌張地在檯子抽屜內找尋，她找着了一紙夾拿了出來。）

凱雅 所有的圖樣都在這兒。

沙爾奈斯 好的。把它放在那邊桌子上。

凱雅 （把紙夾放下）那末再見啦。（乞求地）請你好好地看待我。

沙爾奈斯 哦，我本來待你很好呀。再見啦，我親愛的小凱雅。（望着右側）走，現在走吧！

【沙爾奈斯夫人和漢台爾醫生自右門上。他是個身體結實的中年人，有一張和善而修得光光的圓臉。頭發稀少，戴着一付金絲邊眼鏡。】

沙爾奈斯夫人 （依然在門口）哈佛特，我再也留不住大夫了。

沙爾奈斯 好，那就請到這兒來吧。

沙爾奈斯夫人 （對凱雅，她正在轉低桌上的那盞燈）福絲莉小姐，那封信你可寫好了嗎？

凱雅 (驚惶失措) 那封信——

沙爾奈斯 寫好了，那是很短的一封信。

沙爾奈斯夫人 這一定很短的。

沙爾奈斯 福絲莉小姐，現在你可以走啦。明兒個早晨請你來得早一點兒。

凱雅 我準早來。再見啦，沙爾奈斯夫人。(她自客廳的那扇門下。)

沙爾奈斯夫人 哈佛特，這位福絲莉小姐，她準是你的一位好助手。

沙爾奈斯 不錯，對極啦。她有許多不同的用處。

沙爾奈斯夫人 所以我看得出來。

漢台爾 她對簿記也很精明嗎？

沙爾奈斯 自然，這兩年來她學到了許多經驗。而且太好了，隨便什麼人要求她什麼，她都願意做。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這準是很討人喜歡的——

沙爾奈斯 是的。尤其是對於一個沒有習慣這種味道的人。

沙爾奈斯夫人 (微帶着抗議的聲調) 哈佛特，你怎麼能說這種話呢？

沙爾奈斯 哦，不，我親愛的愛琳，請你原諒我。

沙爾奈斯夫人 那也用不着。—— 噫，那末，大夫，您等一會兒再去，跟我們一塊兒喝茶好嗎？

漢台爾 我祇要看完了一個病人，看完了我就來。

沙爾奈斯夫人 謝謝你。（她自右門下。）

沙爾奈斯 大夫，您忙嗎？

漢台爾 不忙。

沙爾奈斯 我能跟你聊一會天嗎？

漢台爾 好極啦！

沙爾奈斯 那末咱們坐下來。（他叫醫生坐在那搖椅上，他自己則坐在扶手椅上，仔細地瞧着他。）

告訴我——您可曾注意到愛琳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漢台爾 您是不是就說現在，當她在這兒的時候？

沙爾奈斯 是的，那是她對我的態度。您注意到什麼嗎？

漢台爾 （微笑）嗯，我以為——每一個人不能不注意到您太太——唔——

沙爾奈斯 怎麼？

漢台爾 ——您的夫人是不很喜歡那位福絲莉小姐。

沙爾奈斯 就是這一些嗎？那我自個兒也發現啦。

漢台爾 並且我得跟你說，對於這件事我並不怎麼奇怪。

沙爾奈斯 什麼事？

漢台爾 她看到您這樣整天的，每天跟旁的女人在一塊兒，自然會表示反對的。

沙爾奈斯 對對，我想你是對的——愛琳也對。可是要改變什麼，是不可能的事。

漢台爾 您就不能雇一個書記嗎？

沙爾奈斯 隨便雇用什麼人？不，謝謝你——我永遠也不能那末做。

漢台爾 可是現在，假如您太太——譬如她那末嬌弱的身體，所有這些事會使她受不住嗎？

沙爾奈斯 就說是那樣——我也得這樣說——這也不能有所改變。我得留着凱雅·福絲莉。沒有

一個人能替代她的地位。

漢台爾 沒有旁人嗎？

沙爾奈斯 (乖戾地) 沒有，沒有一個人。

漢台爾 (把他的椅子移近些) 現在您聽我說，我的好沙爾奈斯先生，就是咱們兩個人，我能問你

一個問題嗎？

沙爾奈斯 自然能。

漢台爾 你明白，女人——在某些事情上她們有一種非常靈敏的感覺——

沙爾奈斯 不錯，她們有。這是一點兒也用不着懷疑的。可是？

漢台爾 嗯，現在在你告訴我——假如您太太不能夠忍受那位凱雅·福絲莉的話——

沙爾奈斯 嗯，那就怎麼樣呢？

漢台爾 ——她難道真是沒有——沒有一點兒理由對這起一種本能上的嫌惡嗎？

沙爾奈斯 （瞧着他，站起。）呵！

漢台爾 現在你別發脾氣——可是她該有嗎？

沙爾奈斯 （直截了當地）不該有。

漢台爾 任何理由也沒有？

沙爾奈斯 除了她自個兒天生的疑惑之外沒有旁的理由。

漢台爾 我知道你年輕時候認識過許多女人。

沙爾奈斯 不錯，是的。

漢台爾 而且有幾個你對她們很傾心。

沙爾奈斯 哦，是的，我並不否認這件事。

漢台爾 那末，可是關於福絲莉小姐呢？其中有沒有那一種情形？

沙爾奈斯 沒有；在我那方面——一點兒也沒有。

漢台爾 不過在她那方面呢？

沙爾奈斯 大夫，我以為你沒有什麼理由問這種問題。

漢台爾 嗯，你得知道，咱們是在討論您太太的感覺。

沙爾奈斯 不錯。爲了這件事——（壓低了他的聲調）——正像你所說的，愛琳的感覺——實在的，這也沒有錯到什麼田地。

漢台爾 哦！真就是這末樣？

沙爾奈斯 （坐下）漢台爾大夫——要是您愛聽的話——我想跟您講一個奇怪的故事。

漢台爾 我很喜歡聽奇怪的故事。

沙爾奈斯 那是好極啦。我敢說你還記得——我把納脫·勃路維克和他的兒子雇在手下——當

那老先生的事業失敗以後。

漢台爾 是的，我已經知道。

沙爾奈斯 你明白，他們兩個人真很聰明。他們各自有各自的才能。可是後來那兒子突然想起來訂了婚；自然第二步，他要結婚——而且開始想自個兒辦些事業。所有青年人都是一樣的。

漢台爾 （笑起來）不錯，他們都有想結婚的壞習慣。

沙爾奈斯 真不錯。可是當然那件事跟我的計劃相反；因爲我需要的是萊格那自個兒——還有那老頭兒。你知道，他對於計算員令應力和立體容量——以及旁的許多怪法子是很精明的。



漢台爾 哦，不錯，無疑這是少不了的。

沙爾奈斯 不錯，少不了。可是萊格那一心一意要爲自個兒辦些事業。旁的話他什麼也聽不進去。

漢台爾 然而他還是依舊跟你在一塊兒呀！

沙爾奈斯 不錯，我會告訴你所以這樣的原因。有一天凱雅·福絲莉那個姑娘爲了些事情來看他們。她以前從來沒有到過這兒。當我看見他們那末傾心的程度，我於是就想：祇要是我把她弄到這兒來的話，那末萊格那就會守着他的職位不走啦。

漢台爾 那並不是個壞主意。

沙爾奈斯 不錯，可是在那時候我嘴裏面沒提起過一個字關於我心裏面所想着的。我不過是站着，瞧着她——心裏面很盼望我能夠留住他。後來我跟她像朋友一樣談了一會兒——說東道西的。以後她就走啦。

漢台爾 嗯？

沙爾奈斯 嗯，於是在第二天，很晚了，當老勃路維克和萊格那回家的時候，她又到這兒來了，這彷彿我跟她是預先約好了似的。

漢台爾 約了的？約什麼？

沙爾奈斯 就是關於我心裏的話。可是對於那件事我一個字兒也沒提起過。

漢台爾 這是太奇怪啦。

沙爾奈斯 對了，不是奇怪嗎？當時她就要知道她在這兒要做些什麼事——能不能第二天就開始工作，還有旁的許多話。

漢台爾 您不以為她所以這樣做是爲了想跟她愛人在一塊兒嗎？

沙爾奈斯 首先我也是這末想。然而不是的，並不是那樣。當她一到我這兒以後——她彷彿跟他就疏遠了。

漢台爾 那末她跟你接近了？

沙爾奈斯 不錯，一點兒也不錯。假如我在她背後看着她，我知道她感覺到。當我一走近她的時候，她就發抖起來。你以為那件事怎麼樣？

漢台爾 嗯——那也不難解釋。

沙爾奈斯 嗯，不過還有關於旁的事情呢？我自個兒一個人暗暗地，內心裏面所希望跟她說的話，她說都好像跟她說過。你以為那件事怎麼樣？漢台爾大夫，你能解釋那件事嗎？

漢台爾 不，我不想解釋那件事。

沙爾奈斯 我早知道你不同意；因此以前我從沒有跟你提出過那件事。可是你明白，日子一久對我，是多討厭。我在這兒不得不一天天的假裝着——這樣對待那個可憐的女孩子是可恥的事。

(激忿地) 可是我不能不那末做。要是她離開了我——那末萊格那也會走了的。

漢台爾 你沒有把那件事的底細跟你夫人說過?

沙爾奈斯 沒有。

漢台爾 你爲什麼不說呢?

沙爾奈斯 (盯着他, 低聲地說) 因爲我覺得讓愛琳這樣屈怨我, 可以找到一種——一種有益的自慰。

漢台爾 (搖着頭) 我一點兒也不明白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沙爾奈斯 嗯, 你明白——這真彷彿在一筆大債裏面了清一筆小款子——

漢台爾 欠你太太的?

沙爾奈斯 不錯, 這常常能使我心裏舒坦一點兒。你明白, 一個人能夠比較自由地呼吸一下。

漢台爾 不, 喔! 我一點兒也不明白——

沙爾奈斯 (停住, 又站起) 好, 好, 好——那末咱們別再談那件事啦。(他閒散地在室內散步, 回來, 在桌子旁站住, 帶着詭秘的微笑瞧着醫生) 大夫, 我想你現在準以爲已經很聰明地把我盤問出來了嗎?

漢台爾 (帶有些激怒的樣子) 盤問你沙爾奈斯先生, 你所說的我又不明白啦。

沙爾奈斯 哦，別瞞住人啦；你知道，我早已經看得很仔細啦。

漢台爾 你看出了什麼？

沙爾奈斯 （低聲，慢吞吞地。）你老是在監視我。

漢台爾 我監視你！我幹什麼要那樣做呢？

沙爾奈斯 因為你以為我——（不能自制地）嚶，該死——你跟愛琳一樣的在猜疑我。

漢台爾 她猜疑你什麼？

沙爾奈斯 （恢復了他的自制力）她漸漸地以為我是——我是——病啦。

漢台爾 病啦！你她從來沒有跟我提起過這些話。怎麼，她能把你當作怎麼樣呢？

沙爾奈斯 （靠在椅子背上，低聲地說。）愛琳決定把我當作瘋啦。她就是這末樣想。

漢台爾 （站起）怎麼，我的好先生呀——

沙爾奈斯 不會錯的，她是這末樣。我跟你說，真是這末樣。她還使你也這末樣把我當作瘋啦！哦，大夫，

我跟你說實話吧，我可以從你臉上看得明明白白的。我告訴你，你要瞞着我是不容易的。

漢台爾 （驚愕地瞧着他）不，沙爾奈斯先生——我心裏面從來不曾有過這些念頭。

沙爾奈斯 （不信任地笑着）真的沒有這些念頭？

漢台爾 是的，從來沒有過！我相信，您太太心裏面也沒有這種念頭。我真是可以為這事而發誓的。

沙爾奈斯 好了，我勸你別那末做，因為在某一點看，也許——也許她所想的那些事並沒有什麼大錯。

漢台爾 喔，我真是應該說——

沙爾奈斯 (打斷他的話，擺擺手。) 好了，好了，我的好大夫——咱們別再談這件事啦。咱們還是承認彼此的意見不同。(改換一種非常欣愉的聲調) 可是現在你瞧這兒，大夫——哼——

漢台爾 怎麼？

沙爾奈斯 你既然不相信我是——病了——狂了——瘋了——跟諸如此類的事情——

漢台爾 那就怎麼呢？

沙爾奈斯 那末我敢說你想像我是一個頂快活的人。

漢台爾 不過是想像嗎？

沙爾奈斯 (大笑起來) 不，不——當然不斷乎不會的！祇要想想——做一個沙爾奈斯建築師！  
佛特。沙爾奈斯還有什麼事比它更夠快活的？

漢台爾 不錯，我得說，在我覺得你的運氣可真大大地幫着你。

沙爾奈斯 (忍受着，憂鬱地一笑。) 我是這末樣，對於這一點我不能埋怨什麼。

漢台爾 首先那個可怕的老強盜的房子就是給你燒毀了的。那真是一樁大運氣。

沙爾奈斯 (正色地) 別忘了那是愛琳的家。

漢台爾 不錯,這對她準是很悲傷的。

沙爾奈斯 她到現在還忘不了那件事——這十二三年來她總忘不了。

漢台爾 喔,可是接着的準對她非常傷心。

沙爾奈斯 那件事以外還有另外一件事。

漢台爾 可是你——你自個兒——你在那場亂子裏爬起來啦。最初你祇是個打鄉下來的窮孩子。

——現在你是建築界的泰斗啦。哦,不錯,沙爾奈斯先生,無疑的,你的運氣在幫着你。

沙爾奈斯 (感困地望着他) 不錯,可是那就是使我頂可怕的事。

漢台爾 可怕?爲了運氣在幫你的忙而可怕!

沙爾奈斯 那件事嚇住了我——整天嚇住了我。因爲,你明白,運氣總有一天會掉頭的。

漢台爾 哦,沒有的事情!什麼東西能使運氣掉頭呢?

沙爾奈斯 (堅信不疑地) 那年青的一代。

漢台爾 吓!那年青的一代!我想你還不至於落伍呢。哦,不——你現在的地位也許比以前更穩定啦。

沙爾奈斯 運氣會掉頭的。我知道的——我感到那日子一天天的近啦。總有那末一個人會隨他意

思說:給我一個機會!於是其餘的人隨着他吶喊起來,握緊了他們的拳頭對我嚷道:讓開——讓

開——讓開，不錯，你瞧着吧，大夫——那年青的一代馬上會來敲我的門的——

漢台爾（笑着）嗯，要是他們這末做了又怎麼樣呢？

沙爾奈斯 要是他們這末做了怎麼樣？那末哈佛特·沙爾奈斯就要完了。（左邊有敲門聲。）

沙爾奈斯（一怔）什麼？你可曾聽見什麼沒有？

漢台爾 有人在敲門。

沙爾奈斯（大聲地）進來！

【希爾達·溫蓋爾自客廳上。她身材適中，體質溫柔優美。皮膚有些曬黑了的。穿着一身旅行服，爲了走路方便起見，衣裙被拉了起來，水手領敞開着，並載了一頂小水手帽子。背了一隻旅行袋，束以長披肩，拿了根爬山棒。】

希爾達（直向沙爾奈斯走來，她雙眼愉快地閃着。）你好啊！

沙爾奈斯（懷疑地瞧着她）你好——

希爾達（笑着起來）我說你真是不認識我啦！

沙爾奈斯 不認識——我承認這——一時——

漢台爾（走前）可是我認識你，我親愛的小姑娘——

希爾達（欣愉地）哦，你是——

漢台爾 自然是的。(向沙爾奈斯)今年夏天我們在山裏面碰見過。(向希爾達)旁的幾位女太太們怎麼樣呢?

希爾達 哦，她們到西部去啦。

漢台爾 我們晚上談的所有那些笑話她們是不很喜歡的。

希爾達 嗯，我相信她們並不喜歡。

漢台爾 (舉起手指點着她)我怕你。一定得承認你是在跟我們開玩笑。

希爾達 嗯，那是比坐在那邊，跟所有那些老太婆織襪子有趣多呢。

漢台爾 (大笑)我完全同意你的話。

沙爾奈斯 你是今兒個晚上到城裏來的嗎?

希爾達 不錯，我剛到。

漢台爾 祇是一個人，溫蓋爾小姐?

希爾達 哦，不錯。

沙爾奈斯 溫蓋爾。你的名字叫溫蓋爾嗎?

希爾達 (又驚又喜地瞧着他)不錯，自然囉。

沙爾奈斯 那末你準是里賽其地方縣醫的女兒呢?



希爾達 (依然那樣子) 不錯,我還能做誰家的女兒?

沙爾奈斯 哦,那末我們在那邊是見過面的,在我替老教堂造塔那時候的那個夏天。

希爾達 (更嚴肅地) 是的,自然我們是在那時候會面的。

沙爾奈斯 噫,那是很久很久啦。

希爾達 (嚴厲地瞧着他) 足足有十年啦。

沙爾奈斯 我想你那時候一定祇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希爾達 (毫不關心地) 噫,我才十二三歲。

沙爾奈斯 溫蓋爾小姐,你是不是頭一次上城嗎?

希爾達 不錯,對極了。

沙爾奈斯 在這兒你認識什麼人嗎?

希爾達 除了你以外沒有旁的人。當然,還有你太太。

沙爾奈斯 你也認識她?

希爾達 祇有一點兒認識。我們在療養院裏一塊住過幾天。

沙爾奈斯 哦,在那邊兒?

希爾達 她說我如果進城的時候可以來看看她。(微笑) 那也並不是說一定的事情。

沙爾奈斯 奇怪，她就從沒有提起過那件事。

【希爾達把她的手杖放在火爐旁，卸下了旅行袋和披肩放在沙發上。漢台爾想去幫助她。沙爾奈斯站着盯着她。】

希爾達 （向他走來） 嗯，現在我得請求你讓我在這兒過夜。

沙爾奈斯 那是決沒有問題的。

希爾達 因為除了我身上穿着的那套衣服外，我就沒有旁的衣服啦，要換的話，祇有旅行袋裏的那件襯衣。可是那襯衣太骯髒了，一定要洗啦。

沙爾奈斯 哦，那有辦法。現在我可以去通知我太太——

漢台爾 現在我要去看病啦。

沙爾奈斯 好，去吧；等會兒再來。

漢台爾 （打趣地，向希爾達瞧了一眼。） 哦，你放心，我一定來！（大笑）沙爾奈斯先生，你的預言果然準了！

沙爾奈斯 爲什麼？

漢台爾 年青的一代來敲你的門啦。

沙爾奈斯 （欣喜地） 不錯，可是跟我所說的完全兩樣啦。

漢台爾 完全不同啦，不錯。那是不可否認的。

「他自客廳裏那扇門下。沙爾奈斯開了右首的那扇門，向旁邊屋子裏說話。」

沙爾奈斯 愛琳！請你到這兒來一次。你的朋友溫蓋爾小姐在這兒。

沙爾奈斯夫人 (在門口) 你說的是誰？(看見希爾達) 哦，溫蓋爾小姐，是你？(走向她；伸手給她) 你到底上城來啦。

沙爾奈斯 溫蓋爾小姐才到；她打算在這兒過夜。

沙爾奈斯夫人 在我們這兒？哦，好極啦。

沙爾奈斯 你知道，等她把事情弄得有頭序一點兒再說。

沙爾奈斯夫人 我爲了你能盡最大的努力。這祇是我的本份。我想你的行李不是馬上就要來了嗎？希爾達 我沒有行李。

沙爾奈斯夫人 嗯，那很好。現在請你原諒我，少陪了，你跟我丈夫談談，我去替你預備一間舒服的小房間。

沙爾奈斯 我們不是能給她住一間保姆的房間嗎？反正那都是早預備好了的。

沙爾奈斯夫人 哦，對了。那邊我們有空屋子。(向希爾達) 現在請坐坐，憩一會兒。(她自右門下。)

「希爾達兩手放在背後在室內踱着步，瞧着許多東西。沙爾奈斯站在前面的那張桌子旁，他的

手也放在背後，雙眼跟隨着她。」

希爾達 (停住，望着他) 你有多少保姆住的房間？

沙爾奈斯 一共有三間。

希爾達 這末多。那我想你準是有許多孩子是嗎？

沙爾奈斯 不，我們一個孩子也沒有。可是你現在暫時可以在這兒當一個小孩子。

希爾達 不錯，在今兒晚上。今兒晚上我不會哭。我是說會像一塊石頭一樣的睡着。

沙爾奈斯 是的，我想你準是很累啦。

希爾達 哦，不可不是一樣——躺着做夢是一件多有趣的事。

沙爾奈斯 你在晚上常做夢嗎？

希爾達 哦，是的！差不多常常做夢。

沙爾奈斯 你夢到頂多的是什麼？

希爾達 今兒晚上我不跟你說。也許以後我會告訴你的。

【她又室內踱着步，在書桌旁站住，略翻閱了桌子上的書本和紙張。】

沙爾奈斯 (走近) 你在找什麼東西？

希爾達 沒找什麼？我祇是看看所有那些東西。(回首) 也許我不應該動嗎？

沙爾奈斯 哦，當然能。

希爾達 這個大帳簿是你寫的吗？

沙爾奈斯 不是，是我的簿記員寫的。

希爾達 是個女人嗎？

沙爾奈斯 （微笑）是的。

希爾達 一個在你這兒辦事室裏雇用的女人？

沙爾奈斯 不錯。

希爾達 她結婚了沒有？

沙爾奈斯 沒有，她還是獨身的。

希爾達 哦，真的！

沙爾奈斯 可是我相信她馬上就要結婚啦。

希爾達 這對她倒很好。

沙爾奈斯 可是對我就不怎麼好。因為這樣一來，就沒有人來幫助我啦。

希爾達 你就不能再找一個旁的跟她一樣能力的人嗎？

沙爾奈斯 也許你會歇在這兒寫帳？

希爾達 （打量地瞥了他一眼）嗯，不謝謝你——這種事我做不來。

【她又在室內徘徊着，坐在那張搖椅上。沙爾奈斯也走到桌子旁。】

希爾達 （繼續說）因為這兒一定還有許多旁的事情要做。（笑着望着他）你也是這末想嗎？

沙爾奈斯 當然。首先，我想你得到店舖子裏去走一圈，把自個兒打扮得時髦一點兒。

希爾達 （欣愉）不，我還是老樣子好。

沙爾奈斯 真的？

希爾達 因為你得知道我所有的錢都花光啦。

沙爾奈斯 （大笑）那末，既沒有行李，也沒有錢。

希爾達 什麼也沒有。不過沒有關係——現在不生問題。

沙爾奈斯 好，我就喜歡你那樣。

希爾達 單單是那一個嗎？

沙爾奈斯 還有旁的事。（坐在扶手椅上）你爸爸還在嗎？

希爾達 還在，爸爸還活着。

沙爾奈斯 也許你想在這兒唸書是嗎？

希爾達 不，我沒有想到過那種事。

沙爾奈斯 不過我想你要跌在這兒好久了嗎？

「她坐着搖着自己，瞅着他，半嚴肅地，半帶着壓制着的微笑。然後她脫了帽子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希爾達 沙爾奈斯先生。

沙爾奈斯 怎麼？

希爾達 你的記性很壞嗎？

沙爾奈斯 記性很壞不，我不覺得。

希爾達 那末關於在那邊所發生的事就沒有話要跟我說嗎？

沙爾奈斯 （突然驚奇起來）在里賽其（冷冷地）怎麼，我彷彿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希爾達 （埋怨地瞧着他）你怎麼能坐在那兒說那一種話呢？

沙爾奈斯 好，那末，你倒把這件事說說看。

希爾達 當塔造完的時候，我們鎮裏面舉行了一個大典禮。

沙爾奈斯 不錯，我不能輕易地忘掉那一天。

希爾達 （微笑）你忘不了嗎？那對我就好了。

沙爾奈斯 好了？

希爾達 那天教堂裏的空場上有奏樂——還有成千成萬的人。我們學校裏的女學生穿着白的；我們都拿着旗子。

沙爾奈斯 嗯，不錯，那些旗子——我跟你說，我還忘不了那些旗子！

希爾達 於是你直爬到鷹架上，直爬到頂點；你還帶着一個大花環；你把那花環一下就掛到風標上面。

沙爾奈斯 （敏捷地打斷了她的話）那時候我總是那樣做。這是一種舊習慣。

希爾達 站在下面仰起頭望着你，這真是太使人激動啦。想想看，要是他掉了下來——建築師自個兒！

沙爾奈斯 （彷彿想掉換話題似的）不錯，不錯，不錯，那也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那些穿白衣服的小鬼裏面有一個——她對我那末樣尖聲高喊——

希爾達 （充滿欣愉的臉色）對呀！喊着「建築師沙爾奈斯萬歲！」

沙爾奈斯 ——還揮動着她的旗子，所以我——所以我看見了這個幾何使我頭發暈。

希爾達 （低聲，認真地）那個小鬼——就是我。

沙爾奈斯 （雙眼盯着她）現在我知道這準是你啦。

希爾達 （又活潑起來）哦，這是多偉大的事呵！我從來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個建築師能造這末樣



高的塔。而且你自個兒還莊嚴地站在最高的塔頂上！你還一點兒都不覺得發暈！這是一件頂能使人——使人一想到就要發暈的事。

沙爾奈斯 你怎麼拿得穩我不呢？——

希爾達 （丟開那意思）當然不！不！我自然知道。因為要是你發了暈，你決不會站在那兒唱着。

沙爾奈斯 （驚奇地瞧着她）唱？我還唱嗎？

希爾達 噢，我想你是唱了的。

沙爾奈斯 （搖搖頭）我一生從來沒有唱過一句歌。

希爾達 是的，那時候你真是唱的。那聲音彷彿是天上在彈豎琴。

沙爾奈斯 （思索）所有這些——這些是太奇怪啦。

希爾達 （沉默半晌，瞧着他，低聲地說）可是那時候——這是在那件事以後——真的事情就發生了。

沙爾奈斯 真的事情？

希爾達 （活潑潑地）不錯，那件事我想也用不着來提醒你了？

沙爾奈斯 哦，不，請你也稍微提一下。

希爾達 你記得在俱樂部裏舉行了一次慶祝你的大宴會嗎？

沙爾奈斯 不錯，一點兒也不錯。這一定是在當天下午，因為第二天早晨我就離開了那邊。

希爾達 從俱樂部出來以後，你就被邀請到我家裏來吃晚飯。

沙爾奈斯 對呀！溫蓋爾小姐。這真奇怪啦，怎麼所有那些小事情你也記得？

希爾達 小事情！我喜歡它！也許這也是件小事情，我一個人屋子裏，當你進來的時候？

沙爾奈斯 你一個人嗎？

希爾達 （沒回答他）那時候你是沒有叫我小鬼嗎？

沙爾奈斯 沒有，我想我沒有。

希爾達 你說我穿着白的衣服真可愛，還說我的樣子像是一個小公主。

沙爾奈斯 不錯，你是很像，溫蓋爾小姐。——再說——那天我覺得非常爽快自由——

希爾達 後來你說等我長大了，要我做你的公主。

沙爾奈斯 （微微一笑）嘍，嘍——我還說過那種話嗎？

希爾達 不錯，你說過的。當我問我要等多久，你說十年以後你會再來的——像個魔鬼一樣的把

我帶走——帶到西班牙或者旁的那些地方。你答應我，在那邊你會爲我買一個王國。

沙爾奈斯 （依然如此）不錯，在盛宴之後一個人不會計較那些小事情的。不過我真的說了所有

那些話嗎？

希爾達 （自個兒笑了起來）說的。你把那王國的名字也告訴我的。

沙爾奈斯 喔，叫什麼？

希爾達 你說，那個王國可以叫做橘子。

沙爾奈斯 哦，那一個名字倒是很有胃口的。

希爾達 不，那名字我一點也不喜歡；因為這彷彿你是在跟我開玩笑。

沙爾奈斯 我可以說那並不是我的本意。

希爾達 不是你的本意，我也想不是的——當看着你後來所做的——

沙爾奈斯 我後來又做了什麼呢？

希爾達 嘿，要是你連那個也忘了，那試驗是完了。我以為沒有一個人能忘了像那末樣的一件事的。

沙爾奈斯 是的，是的，祇要提醒我一下，那末也許——  
——  
——

希爾達 （盯着他）沙爾奈斯先生，你走過來吻了我。

沙爾奈斯 （張了嘴，自椅子上站起。）我吻了你！

希爾達 不錯，你真是吻了我。你把我摟在你懷裏面，把我的頭彎到後面，吻着我——吻了許多許多

次。

沙爾奈斯 真的，我的好溫蓋爾小姐——

希爾達 （站起）你自然不能夠否認這件事嗎？

沙爾奈斯 不，我不承認。我完全否認這件事！

希爾達 （茫然地瞧着他）哦，真的！

〔她轉身慢慢地走近火爐旁，她站住在那邊，她的臉背着他，手放在背後。半晌。〕

沙爾奈斯 （謹慎地走到她背後）溫蓋爾小姐——

希爾達 （沉默，不動）

沙爾奈斯 別像石像一樣的站在那兒。所有這些你準是在夢裏看到的。（把他的手放在她的手臂

上）現在你聽着——

希爾達 （她的手臂不耐煩地動了一下）

沙爾奈斯 （忽然心裏起了一念頭）或者——等一會兒！你可相信，所有這裏頭準有道理！

希爾達 （動也不動）

沙爾奈斯 （低聲，但沉重地）所有這些事我一定想過。我一定希望過——想過——渴慕過。所以

——那解釋可對嗎？

希爾達 （依然不聲響）

沙爾奈斯 （不耐煩地）哦，好了，糟糕——那末也許我是做過那件事。

希爾達 (頭稍微掉一下,可是沒有瞧着他。)那末你現在承認那件事啦?

沙爾奈斯 不錯——你愛怎麼就怎麼說吧。

希爾達 你走過來兩手摟住了我?

沙爾奈斯 哦,不錯!

希爾達 把我的頭彎在後面?

沙爾奈斯 彎得很下。

希爾達 還吻着我?

沙爾奈斯 是的,我吻着你。

希爾達 吻了許多次?

沙爾奈斯 你喜歡多少次就多少次。

希爾達 (很快地朝着他,雙眼又閃着欣愉的光彩。)好,你瞧,我到底逼你出來啦!

沙爾奈斯 (輕輕地一笑)不錯——你想我會把這種事情也忘了嗎?

希爾達 (又稍微有些慍悻的樣子往後退着。)哦,我想你年輕時候吻過許多女人。

沙爾奈斯 不,你別以為我是那種人。(希爾達坐在扶手椅上,沙爾奈斯站着,身靠在搖椅上。很注意

地瞧着她。)溫蓋爾小姐!

希爾達 噫。

沙爾奈斯 現在怎麼啦？以後咱們倆之間——還有些什麼事情沒有？

希爾達 怎麼，以後什麼也沒有啦。你自然知道得很仔細。因為後來旁的客人進來啦，於是——噢！

沙爾奈斯 不錯，旁的客人進來啦。唉，我連那一個也給忘了！

希爾達 哦，你實在什麼事也沒忘了，你祇對於那些事情稍微有些不好意思。我敢說，對於這一類事

沒有一個人會忘了的。

沙爾奈斯 噯，想是不會的。

希爾達 （又活潑起來，瞧着他。）也許你連那一天是什麼日子也忘了嗎？

沙爾奈斯 什麼日子？

希爾達 在什麼日子你把花環掛在塔上？怎麼？馬上告訴我！

沙爾奈斯 唔——我承認我是忘了什麼日子啦。我祇知道是在十年以前。好像是在秋天吧。

希爾達 （慢慢地點了幾次頭）是在十年以前——在九月十九號的那一天。

沙爾奈斯 不錯，這準是在那一天。瞧你連那一個也記得（停住）可是慢一點——對了——今兒

個就是九月十九號。

希爾達 不，是九月十九號；十年已經過去啦。你並沒有來——像你所答應我的。

沙爾奈斯 答應你？我想你是在說預兆嗎？

希爾達 我以爲在那裏面沒有什麼預兆。

沙爾奈斯 嗯，那末，一點兒小玩笑。

希爾達 難道你要的就是這一些嗎？跟我開開玩笑？

沙爾奈斯 嗯，或者是跟你在說笑話的。說實在的，我是記不得啦。可是這準是這末樣的一種事情：因

爲你那時候不過是個小孩子吧了。

希爾達 哦，也許我並不怎麼小了。不像你所想像的祇是一個小孩子。

沙爾奈斯 （仔細地瞧着她）你真是認真的希望我再來嗎？

希爾達 （蘊藏着半嘲笑的笑容）不錯，真的；我真是這樣盼着你。

沙爾奈斯 盼我到你家裏，把你帶了走？

希爾達 不錯——正像是一個魔鬼一樣。

沙爾奈斯 使你做一個公主？

希爾達 那是你答應了的。

沙爾奈斯 而且還給你一個王國？

希爾達 （抬頭望着天花板）爲什麼不呢？自然這也用不着一個真正的，尋常的王國。

沙爾奈斯 可是不是要抵得過的東西嗎？

希爾達 不錯，至少是要抵得過。（瞧了他一會兒）我想，要是你能造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塔，你一定能建成一個王國。

沙爾奈斯 （搖搖頭）溫蓋爾小姐，我真不能明白你說的話。

希爾達 你不明白嗎？這對我彷彿都很簡單似的。

沙爾奈斯 不明白，我心裏而還拿不穩你是真心地說那些話呢，還是單單在跟我開玩笑？

希爾達 （笑着）也許是跟你在開玩笑？我也一樣跟你開玩笑？

沙爾奈斯 嗯，不錯。跟咱們兩個人——在開玩笑。（瞅着她）你知道我結了婚已經好久了嗎？

希爾達 我早就知道啦。你幹什麼要問我那個呢？

沙爾奈斯 （輕妙地）哦，聰——我祇是偶然想起。（誠懇地望着她，低聲地說）你來幹什麼的？

希爾達 我要我的王國。時間已經到啦。

沙爾奈斯 （無意地笑着）你這個女孩子！

希爾達 （放縱地）沙爾奈斯先生，把我的王國拿出來！（用手指輕輕地敲着）王國到桌子上來！

沙爾奈斯 （把搖椅移近一些坐下）現在，說正經的——你來幹什麼的？你到這兒來真的要什麼？

希爾達 哦，首先，我要四面看看所有你造了的東西。



沙爾奈斯 那就夠給你許多活動啦。

希爾達 不錯，我知道你造了許多東西。

沙爾奈斯 我真是造了許多——尤其是近幾年來。

希爾達 那裏面有許多教堂塔嗎？很高很高的塔？

沙爾奈斯 沒有。我現在不造教堂塔啦。就是教堂也不造。

希爾達 那末你造什麼呢？

沙爾奈斯 人住的房子。

希爾達 （沉思）你能不能在那些房子上面造一些——一些教堂塔嗎？

沙爾奈斯 （驚怔地）你那話什麼意思？

希爾達 我是說——一些向上指着——向上直指到自由空間的東西。高高的，使人眩目的風標。

沙爾奈斯 （默思了一下）奇怪，你會說起那個——那正是我心裏面急於要做的。

希爾達 （不耐煩）那你爲什麼不做呢？

沙爾奈斯 （搖搖頭）不，人們不要它。

希爾達 他們竟會不要它！

沙爾奈斯 （更輕鬆些）可是現在我正在爲自個兒造一所新房子——正對着這兒。

希爾達 爲你自個兒的？

沙爾奈斯 不錯，房子快要完工啦。在那邊有一座塔。

希爾達 一座高塔？

沙爾奈斯 嗯。

希爾達 很高的？

沙爾奈斯 人家無疑地會說那座塔太高——高得不適合做一所住宅。

希爾達 明兒早晨我一出去第一就要去看那座塔。

沙爾奈斯 (手托着臉頰坐着，凝視着她) 告訴我，溫蓋爾小姐——你叫什麼名字？我是說你的教名？

希爾達 怎麼，當然叫希爾達。

沙爾奈斯 (依然如此) 希爾達真的嗎？

希爾達 你不記得了嗎？你在那胡來的那天——你自個兒還叫我希爾達呢。

沙爾奈斯 我真的這樣叫你嗎？

希爾達 可是以後你叫我「小希爾達」，我不喜歡那稱呼。

沙爾奈斯 哦，希爾達小姐，你不喜歡？

希爾達 不，並不是在那時候。可是——「希爾達公主」——我以為那名字很好聽。

沙爾奈斯 真是不錯。什麼國的希爾達公主——那王國叫什麼名字？

希爾達 吓！那個傻王國我現在不要了。我心裏面完全想着被另外一件事。

沙爾奈斯 （他靠在椅背上，眼還是瞧着她。）這奇怪嗎？——現在我越想起那件事，越覺得所有這

些年來我自個兒的痛苦彷彿是爲了——哼——

希爾達 爲了什麼？

沙爾奈斯 爲了要盡力恢復一些事——一些經驗，那對我像是已經忘了的經驗。可是我就一點兒

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

希爾達 沙爾奈斯先生，你應該在你手怕上打一個結才好。

沙爾奈斯 要是打了結，我就要費心費力地想那結是什麼用意了。

希爾達 哦，不錯，我以爲世界上也許有所謂那種魔鬼的。

沙爾奈斯 （慢慢地站起來）你現在到我這兒來，是一件多好的事。

希爾達 （深切地瞅着他的眼睛）是好事嗎？

沙爾奈斯 因爲我在這兒太寂寞了。我看到所有的那些事情都沒有希望。（低聲地）我得跟你說

——我開始害怕——怕極了那年青的一代。

希爾達 （稍微啞一下鼻表示藐視的樣子）吓——難道年青的一代是可怕的東西嗎？

沙爾奈斯 真可怕。這就是我所以深閉不出去的原因。(神秘地)我跟你說，年青的一代總有一天會來打毀我的門！他們會撞進來的！

希爾達 那時候我說你應該出去，爲年青的一代去開門！

沙爾奈斯 開門？

希爾達 不錯。讓他們像朋友一樣進來看你。

沙爾奈斯 不，不，不！那年青的一代——你明白，這是說報應。它的來彷彿是在一種新的旗幟下，預告命運將要轉變了。

希爾達 (站起望着他，嘴唇顫抖地說着。)沙爾奈斯先生，我對你有什么作用嗎？

沙爾奈斯 有用，你真能幫助我！因爲你也是——在我看，也是從新旗幟下來的。年青人跟年青人對抗——

【漢台爾醫生自客廳上。】

漢台爾 什麼——你跟溫蓋爾小姐還在這兒？

沙爾奈斯 嗯，我們談的話永遠講不完。

希爾達 新舊兼有。

漢台爾 真的嗎？

希爾達 哦，真有趣極啦。因為沙爾奈斯先生——有那樣的奇怪的記性。所有的那些小關節他也會馬上想起來。

【沙爾奈斯夫人自右門上。】

沙爾奈斯夫人 嘿，溫蓋爾小姐，現在你的房間我已經預備好了。

希爾達 哦，你待我多好啊！

沙爾奈斯夫人 （對沙爾奈斯夫人）是保姆房嗎？

沙爾奈斯夫人 是的，中間那一間。可是咱們先去吃晚飯吧。

沙爾奈斯夫人 （向希爾達點點頭）希爾達應該，她應該睡在保姆房裏。

沙爾奈斯夫人 （瞧着她）希爾達？

沙爾奈斯夫人 嘿，溫蓋爾小姐的名字叫希爾達。她在小時候我已經認識她啦。

沙爾奈斯夫人 哈！佛特，真的嗎？咱們走吧！飯已經預備好了。

【她挽着漢台爾醫生的手臂自右門下。那時候希爾達正在收拾她的行李。】

希爾達 （溫和而敏捷地對沙爾奈斯夫人）你所說的話是真的？我對你能有用嗎？

沙爾奈斯夫人 （從她手裏接了東西）你是我最用得着的人。

希爾達 （快樂地瞧着他，帶有些疑惑的眼光，雙手緊握着。）可是，那末，喔，天哪！——

沙爾奈斯 (急慌地) 什麼事——

希爾達 那末我的王國到手啦!

沙爾奈斯 (不由地) 希爾達——

希爾達 (她的嘴唇又顫抖起來) 差不多——我正要想說了。

【她自右邊下,沙爾奈斯隨着她。】

## 第二幕

景

沙爾奈斯家裏一間佈置得很美麗的小會客室。後面有一扇玻璃門通陽臺和花園。右側角落裏橫截了一扇大凸窗，窗前放着花架子。左側角落裏同樣也橫截了一堵牆，牆上開一小門，門和牆都裱糊了同一色彩。兩邊都開了一扇普通的門。右側前，放一隻挂了面大鏡子的托柱檯。在那兒整齊地排列着花草盆架。左側前放有棹椅沙發。稍後有一書櫥。屋子後，在凸窗前，有一小檯和幾隻椅子。時在清晨。

沙爾奈斯坐在小桌旁，面前攤着萊格那勃路維克的紙夾。他正在翻閱圖樣，仔細地看着裏面幾張樣子。沙爾奈斯夫人幽靜地拿了隻小噴壺在那裏澆花。她還是穿着那身黑衣服。她的帽子，斗蓬，和小陽傘都放在那張靠近鏡子的椅子上。沙爾奈斯時常偷偷地瞞她幾眼。他們兩人都沒有說話。

凱雅爾奈莉自左門悄悄地下。

沙爾奈斯（回頭，帶着一種臨時裝出來的冷淡的聲調說）：「嗯，是你？」

凱雅 我祇是想要你知道我已經來啦。

沙爾奈斯 好好，很好。萊格那也來了嗎？

凱雅 不，還沒有來。他得等大夫一會兒呢。不過他馬上就要來聽——

沙爾奈斯 今兒個老人家怎麼樣啦？

凱雅 不好。他請你原諒；今兒個他是不能來啦。

沙爾奈斯 怎麼，那自然呢；千萬讓他休息休息。可是現在，你得去工作啦。

凱雅 好。（在門旁站了一會兒）萊格那來了以後你有話要跟他說嗎？

沙爾奈斯 不——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要跟他說。

【凱雅又自左邊下。沙爾奈斯依然坐着翻閱圖樣。】

沙爾奈斯夫人 （在花旁）我怕他現在也一樣快要死了吧？

沙爾奈斯 （抬頭望着她）跟誰一樣？

沙爾奈斯夫人 （沒回答）嗯，嗯——哈佛特，你相信，老勃路維克也快死了。你瞧着吧，他就要死了。

沙爾奈斯 我的好愛琳，你是不是應該去散一會兒步？

沙爾奈斯夫人 是的，我想我應該去散一會兒步。

【她繼續弄着花。】

沙爾奈斯 （低着頭看圖樣）她還睡着嗎？

沙爾奈斯夫人 （望着他）你坐在那兒，是不是正想着溫蓋爾小姐？

沙爾奈斯 （冷淡地）我無意的想起了她。

沙爾奈斯夫人 溫蓋爾小姐早起來啦。



沙爾奈斯 這她起來了。

沙爾奈斯夫人 當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忙着整東西。

【她走到鏡子前，慢慢地開始把帽子帶上。】

沙爾奈斯 （半晌）愛琳，我們的一間保姆房到底給我着了用處。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我們找着了。

沙爾奈斯 在我看起來總比空關着要好得多。

沙爾奈斯夫人 你說得不錯；空着是很可怕的。

沙爾奈斯 （合上紙夾，站起走近她。）愛琳，你可以看，從今以後咱們的日子要好過的多了。什麼事

都會更舒服了。日子也容易過了——尤其是你。

沙爾奈斯夫人 （瞧着他）從今以後？

沙爾奈斯 不錯，愛琳，信任我吧——

沙爾奈斯夫人 你是不是說——因為她到了這兒的緣故？

沙爾奈斯 （校正他自己）我是說，自然——當我們搬到新房子裏去了以後。

沙爾奈斯夫人 （拿起她的斗篷）哦，哈佛特，你真這末想嗎？那時候會好一點兒？

沙爾奈斯 除此以外，我不能有旁的想法。你準也是這末想嗎？

沙爾奈斯夫人 關於那一所新房子我什麼也沒有想到過。

沙爾奈斯 (失望地) 聽你說那種話我很難受；因為你知道我是爲了你才造那一所新房子的。

〔他想幫她穿斗篷。〕

沙爾奈斯夫人 (閃避他) 事實是，你爲我做的事太多了。

沙爾奈斯 (有些着急) 不，不，愛琳，你千萬別說那種話！我聽了你說這一種話受不了！

沙爾奈斯夫人 很好，哈佛特，那末我不說啦。

沙爾奈斯 可是我還保持着我所說過的話。你瞧着好了，到新房子以後你的日子就容易過了。

沙爾奈斯夫人 哦，天哪——我容易過了——

沙爾奈斯 (熱切地) 不錯，準是那樣兒！你相信就是啦！因爲你明白——那一邊有很多，很多東西

可以讓你想起自己的家——

沙爾奈斯夫人 以前爸爸媽媽的家——那後來燒成一片平地的——

沙爾奈斯 (低聲地) 不錯，不錯，我可憐的愛琳。這是你的一個大的打擊。

沙爾奈斯夫人 (憂傷起來) 哈佛特，隨便你愛蓋多少東西——你也不能替我再蓋一所兒真正

的家。

沙爾奈斯 (踱着步) 哦，那末咱們別再談起那件事啦。

沙爾奈斯夫人 咱們並沒常常提起那件事。因為你不大把那一件事放在心上——

沙爾奈斯 (突然停住，瞧着她。) 我真是那樣嗎？我爲什麼要那樣呢？對於那件事漠不關心。

沙爾奈斯夫人 哦，是的，哈佛特，我很了解你。你是想盡辦法兒來安慰我——並且想法兒替我辯白。

沙爾奈斯 (兩眼驚怔地) 你愛琳，這是你——你在說你自個兒嗎？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除了我自個兒以外還有誰？

沙爾奈斯 (不由地對自個兒說) 還有那一個——

沙爾奈斯夫人 說起那老房子，我倒並不怎麼在乎。可是不幸的事要來的時候——怎麼也——

沙爾奈斯 哦，你對極啦。正像常言說的——不幸是擋不住的。

沙爾奈斯夫人 可是着火以後的那一件事——隨着來的那一件可怕的事——那一件事，那一件

事，那一件事，那一件事！

沙爾奈斯 (猛烈地) 愛琳，別再想起那一件事啦！

沙爾奈斯夫人 哦，那正是一件我不能不想的事情。現在我到底還得要說那一件事；因為我不能夠

再忍受啦。而且永遠也不能夠饒了我自個兒——

沙爾奈斯 (呼吸起來) 你自個兒——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因為我對兩方面都有責任——對你，跟對小孩子的。我的心應該硬點兒——

不應該這末害怕——也不應該爲了燒了我的家就難過。(扭緊了自己的手)哦，哈佛特祇要我可以控制我自己!

沙爾奈斯 (溫柔地，走近她一點兒。)愛琳——你得答應我別再想起那一件事兒——答應我，親愛的——

沙爾奈斯夫人 哦，答應! 答應! 一個人什麼事兒都能答應!

沙爾奈斯 (握緊了手，踱着步。)哦，可是沒希望，沒希望，一點兒陽光也沒有! 一絲照在咱們家裏邊兒的光明也沒有!

沙爾奈斯夫人 哈佛特，這不能算是一個家。

沙爾奈斯 哦，不能算，你可以那樣說。(憂鬱地)咱們到了新房子裏也不會好多少，你說的話到底對不對，只有天才知道。

沙爾奈斯夫人 永遠不會再好了。這兒，那兒——一樣的空洞——一樣的寂寞——

沙爾奈斯 (激動)那末，你告訴我，好嗎? 咱們爲什麼要蓋那一所兒房子呢?

沙爾奈斯夫人 不好; 你的問題一定要你自個兒答覆。

沙爾奈斯 (疑惑地瞧着她)愛琳，你那話什麼意思?

沙爾奈斯夫人 我說的什麼意思?

沙爾奈斯 是的！你說得多奇怪——好像話裏有話。

沙爾奈斯夫人 不，真的沒有，你可以放心——

沙爾奈斯 （走近）哦，來吧——我甚麼都知道。愛琳，你要明白——我也是有眼有耳朵的！

沙爾奈斯夫人 怎麼，你說什麼話？什麼？

沙爾奈斯 （站在她面前）你說你有沒有在我無意中說了的那些話裏面，找出什麼隱藏了的意思嗎？

沙爾奈斯夫人 你是說我我做那件事？

沙爾奈斯 （大笑）哈——哈——哈！那是很自然的，愛琳！當你手裏面有一個病人的時候——

沙爾奈斯夫人 病？哈佛特，你病了嗎？

沙爾奈斯 （盛怒）隨你高興怎麼叫吧。一個半瘋兒！一個神經病！

沙爾奈斯夫人 （糊裡地摸索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哈佛特——千萬別——

沙爾奈斯 可是你跟那大夫都錯啦。我並不像你們所想像的那樣子。

〔他在室內踱着。沙爾奈斯夫人雙眼急切地隨着他。到末了他走到她面前。〕

沙爾奈斯 （安靜地）實在呢，我什麼事也沒有。

沙爾奈斯夫人 沒有，是沒有嗎？可是什麼事使你那樣煩惱呢？

沙爾奈斯 喔，那是爲了我常感覺到被一付重債所壓住了——

沙爾奈斯夫人 你是說債嗎？可是，哈佛特，你什麼東西也沒有欠誰的呀！

沙爾奈斯 （溫和而有感情地）我欠了你一筆了不清的債——愛琳，欠你的，欠你的。

沙爾奈斯夫人 （慢慢地站起）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得馬上就告訴我。

沙爾奈斯 可是這也沒有什麼呀！無論怎麼樣，我從來沒有故意的待錯過你。可是——可是，這彷彿

有一筆重債緊緊地把我壓住在下面。

沙爾奈斯夫人 欠我的債？

沙爾奈斯 完全欠你的。

沙爾奈斯夫人 那末你是——哈佛特，你到底是病了。

沙爾奈斯 （憂傷地）我想我準是病了——或者也不遠了。（直瞧着右首的那扇門，這時候那門

被開了。）哦！現在有點輕鬆啦。

【希爾達溫蓋爾上。她的服裝有幾處改變了些，裙子放了下來。】

希爾達 沙爾奈斯先生，你早！

沙爾奈斯 （點頭）睡得好嗎？

希爾達 好極啦！跟一個小孩子睡在搖籃裏一樣！哦——我伸肢躺着活像——活像一個公主！

沙爾奈斯 (微微一笑) 那末你睡得很舒服?

希爾達 嗯。

沙爾奈斯 無疑你也做了夢。

希爾達 不錯,我做了。可是那是一個可怕的夢。

沙爾奈斯 真的嗎?

希爾達 嗯,因為我夢見我打一座極高極危險的絕壁上掉下來。你從來沒有做過那樣的夢嗎?

沙爾奈斯 哦,有時候——也做過。

希爾達 當你掉下又掉下來的時候——這是非常怕人的——

沙爾奈斯 這彷彿要使一個人血也會凍結住的。

希爾達 在你掉下來的時候,你的兩腿掙扎嗎?

沙爾奈斯 嗯,盡我所能的掙扎。

沙爾奈斯夫人 (拿了她的小洋傘) 哈佛特,現在我得進城了。(對希爾達) 我想跟你買一兩件

有用的東西。

希爾達 (想伸出她手臂來摟着她的頸額) 哦,我親愛的沙爾奈斯夫人!你真是待我太好啦!不能

再好啦——

沙爾奈斯夫人 (求脫, 躲開。) 哦, 不。這祇不過是我的責任, 所以我很高興做這種事。

希爾達 (不高興地努起嘴) 可是說真的, 現在我已經把我的衣服穿得好好的啦, ——我想也能

上街去啦。或者——你以為我還不能走出去嗎?

沙爾奈斯夫人 跟你說老實話吧, 我想街上的人準會瞪了眼瞧着你。

希爾達 (傲慢地) 呸! 就是爲了所有那一些嗎? 那倒還能使我快活呢。

沙爾奈斯 (壓制着自己的脾氣) 不錯, 可是你明白, 人家準會把你當作瘋啦。

希爾達 瘋啦? 那末這兒城裏頭有許多許多瘋子啦?

沙爾奈斯 (指指他自己的頭) 無論如何這兒就有一個。

希爾達 你——沙爾奈斯先生!

沙爾奈斯夫人 哦! 我親愛的哈佛特, 別那樣說!

沙爾奈斯 你還沒有留意到嗎?

希爾達 沒有, 我實在沒有。(回想了下, 微微一笑。) 可是——也許有一件事。

沙爾奈斯 喔, 愛琳, 你聽見那個沒有?

沙爾奈斯夫人 溫蓋爾小姐, 一件什麼事?

希爾達 不, 我不想說。



沙爾奈斯 哦，說，說呀！

希爾達 不，謝謝你——我還沒有那末瘋啦。

沙爾奈斯夫人 哈佛特，當祇有你跟溫蓋爾小姐兩人在一塊兒的時候——我敢說她會告訴你的。

沙爾奈斯 哦——你以為她會講嗎？

沙爾奈斯夫人 哦，不錯，自然哪。因為過去你們已經很熟啦。你不是跟我說過——打她小時候起你

就認識她啦。

【她自左門下。】

希爾達 （半晌）你太太是不是很討厭我嗎？

沙爾奈斯 你發現了什麼事嗎？

希爾達 你自個兒難道沒有發現嗎？

沙爾奈斯 （巧避）這幾年來愛琳見着生人就變做非常怕羞。

希爾達 真的嗎？

沙爾奈斯 要是你能完全了解她的話——喔，她是一個多好——多和善——多可親近的人囉——

希爾達 （不耐煩）可是假如她是跟你說的那樣——她為什麼要說責任的那些話呢？

沙爾奈斯 她的責任？

希爾達 她說她要到外邊兒去跟我買東西，因為這是她的責任。哦，我忍受不住那些醜惡而可厭的字眼兒！

沙爾奈斯 爲什麼不能呢？

希爾達 那個字眼兒聽着太沒有感情了，太狡猾了，太使人痛苦啦。責任——責任——責任。你也以爲這樣嗎？你感覺到彷彿在刺你嗎？

沙爾奈斯 哼——關於這件事我沒有仔細地想過。

希爾達 是的，它是在刺你。要是她真是這末好——跟你所說的那樣——她爲什麼要說那一些話呢？

沙爾奈斯 可是，哦，那末你到底要她說什麼話呢？

希爾達 她應該說，她這樣做是爲了她非常喜歡我。你明白，她得說些像這樣的話——那些真是熱情而誠懇的話。

沙爾奈斯 （瞧着她）你就喜歡這樣說法嗎？

希爾達 不錯，對極啦。（她在屋內踱着，在書櫥旁站住，看裏面的書。）你藏的書可真不少。

沙爾奈斯 不錯，我藏了許多書。

希爾達 那些書你完全看過嗎？

沙爾奈斯 我常想完全看了它。你看書看得多嗎？

希爾達 不，從不看。我已經放棄看書啦。因為它彷彿全跟我沒相干的。

沙爾奈斯 我正也是那樣感覺到。

【希爾達踱了一會兒，在小桌旁站住，打開紙夾，瞧着裏面的東西。】

希爾達 所有那些都是你自個兒的圖樣嗎？

沙爾奈斯 不，那些是我所雇用的那個年青助手畫的。

希爾達 他被你教過的嗎？

沙爾奈斯 哦，是的，自然他也打我那兒學了些東西。

希爾達 （坐下）那我猜想他是很聰明的。（瞧着圖樣）他聰明嗎？

沙爾奈斯 哦，他還不夠啦。我以為——

希爾達 哦，不——我想他一定很聰明。

沙爾奈斯 你是在那些圖樣裏看出來的嗎？

希爾達 呸——那一些潦草的東西！不過假如他是在你那兒學過的——

沙爾奈斯 哦，說起來——這兒有許多人在我那兒學習過，而沒有學成什麼。

希爾達 （瞧着他，搖搖頭。）不，我一輩子也不會相信你是那麼傻。

沙爾奈斯 傻？你以為我很傻嗎？

希爾達 嗯，我是這樣想。假如你真願意在這兒教着那些人——

沙爾奈斯 （微微一驚）嗯，為什麼不？

希爾達 （站起，半正經，半打趣地。）沙爾奈斯先生，何必呢！那有什麼好處？除了你以外什麼人也不

准造房子。你得獨立——什麼事都自個兒一人做。現在你明白啦。

沙爾奈斯 （不由地）希爾達——

希爾達 怎麼！

沙爾奈斯 你怎麼會那樣想呢？

希爾達 那末，你以為是我大錯特錯啦？

沙爾奈斯 不，我並不是那樣說。不過現在我想跟你講幾句話。

希爾達 嗯？

沙爾奈斯 我繼續不停的——一個人靜靜地——想着那件事。

希爾達 嗯，我以為這好像是很自然的。

沙爾奈斯 （幾何帶有些探察的樣子瞧着她）也許你早就注意到啦。

希爾達 沒有，我實在沒有。

沙爾奈斯 不過剛才——當你說你以為我是——是失神嗎？在這一件事，你說——

希爾達 哦，我剛才想的事情完全跟這個兩樣。

沙爾奈斯 什麼事？

希爾達 我不想告訴你。

沙爾奈斯 （在屋內走來走去）好好——隨你的便。（在凸窗旁站住）到這兒來，我給你看些東西。

希爾達 （走近）什麼東西？

沙爾奈斯 你看見嗎——在那邊花園裏——

希爾達 嗯？

沙爾奈斯 （指着）那大石坑的上面——

希爾達 你是說那所新房子？

沙爾奈斯 是的，一所正在造的房子。快要完工啦。

希爾達 那房子裏彷彿有一座很高的塔。

沙爾奈斯 那座鷹架還沒拆呢。

希爾達 那就是你的新房子嗎？

沙爾奈斯 是的。

希爾達 就是你馬上就要搬進去的那一所房子嗎？

沙爾奈斯 不錯。

希爾達 （瞅着他）那一所房子裏也有保姆房嗎？

沙爾奈斯 那邊兒跟此地一樣，也有三間。

希爾達 也沒有孩子？

沙爾奈斯 永遠不會有孩子啦。

希爾達 （稍微笑了笑）嗯，是不是正像剛才我說的——

沙爾奈斯 那——

希爾達 你竟畢有一點兒——一點兒瘋。

沙爾奈斯 剛才你所想的，就是那件事嗎？

希爾達 不錯，我想着所有那些我睡在裏面的，空着的保姆房。

沙爾奈斯 （壓低了他的聲調）愛琳跟我——我們是有過小孩子的。

希爾達 （熱切地望着他）你們有過——

沙爾奈斯 兩個男小孩兒。他們是同歲的。

希爾達 那末，是雙生子。

沙爾奈斯 不錯，雙生子。這件事離開現在有十一年啦。

希爾達 （慎重地）這末說起來，他們兩個都——你那兩個孩子都丟了？

沙爾奈斯 （沉默而感傷地）我們大概祇把他們養活了三個禮拜。也許還不到那些日子。（不禁迸發）哦，希爾達，我不能說明白你的到這兒來對我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因為現在我到底有一個人可以跟我聊天兒啦！

希爾達 你也不能夠跟——跟她聊天兒嗎？

沙爾奈斯 這件事情不能。我所要說的，我所應該說的，我都不能說。（憂鬱地）還有許多許多旁的事情也不能說。

希爾達 （和緩的語氣）你說的你需要我，是不是就爲了這一些嗎？

沙爾奈斯 在昨天——我多少可以說是的。不過今兒個我就不能夠確定——（停住）希爾達，到這兒來，讓咱們坐下來。坐在那邊沙發上——這樣你能夠看到花園。（希爾達坐在沙發的一角。沙爾奈斯把椅子移近些。）關於那一件事你可喜歡聽嗎？

希爾達 喜歡聽，我喜歡坐着聽你說。

沙爾奈斯 （坐下）那末我來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你。

希爾達 現在，沙爾奈斯先生，你和花園我都能看見啦！所以現在，講吧！開始講吧！

沙爾奈斯 (手指着那扇凸窗) 在外面那邊高地上——你看到新房子那邊——

希爾達 不錯?

沙爾奈斯 愛琳跟我在結婚後的第一年就住在那邊。那邊原來有一所屬於她母親的老房子; 後來我們繼承了那所房子和整個兒的大花園。

希爾達 那所房子裏也有塔嗎?

沙爾奈斯 沒有, 沒有這一類東西。從外邊看起來那所房子像一隻龐大的, 漆黑而怪難看的大木箱; 可是在裏邊兒依然是很安樂, 很舒服。

希爾達 那末你沒有把那所老房子拆啦?

沙爾奈斯 沒有拆, 是燒了的。

希爾達 全燒啦?

沙爾奈斯 嗯。

希爾達 那對你不是一個大不幸嗎?

沙爾奈斯 這是要憑你怎麼樣看法。以一個建築師講, 這場火倒使我——

希爾達 嗯, 可是——

沙爾奈斯 我的兩個男小孩兒恰巧在那時候生出來——



希爾達 不錯，那可憐的小雙生子。

沙爾奈斯 他們生出來的時候是強健和愉快的。他們長大也快——他們每天都不同。

希爾達 小孩子們首先總是長得很快的。

沙爾奈斯 當看到愛琳抱着兩個孩子躺在她懷裏的時候，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它更美麗了。

——可是後來在起火的那一天晚上——

希爾達 (激動) 發生了什麼事？告訴我！有什麼人燒壞了沒有！

沙爾奈斯 沒有，沒有人燒壞。家裏每一個人都安全地逃了出來——

希爾達 嗯，以後怎麼啦？——

沙爾奈斯 那場亂子使愛琳嚇壞啦。那驚報——逃避——危險——慌張——還有夜晚冰冷的氣

候——因為他們——她跟兩個孩子——是在睡着的時候爬起來的。

希爾達 他們受不了嗎？

沙爾奈斯 哦，不，他們受得了。可是愛琳發了燒，這影響了她的奶水。她堅持要自個兒喂他們，因為她

說這是她的責任。我們的兩個小男孩兒一齊——他們——(緊握着他的手)——他們——

哦！

希爾達 他們可好嗎？

沙爾奈斯 不，他們就沒有好。我們就這樣的丟了他們。

希爾達 這準是使你很痛苦的。

沙爾奈斯 我痛苦極啦！可是愛琳還比我十倍的痛苦。（捏住他的手，壓制了忿怒。）哦，世界上怎麼

能容許發生這種事（節短而堅決地）自從我丟了兩個孩子那天起，我就沒心思造教堂啦。

希爾達 在我們鎮裏造教堂塔你也不高興嗎？

沙爾奈斯 我不高興。我知道，當塔完成的時候我是多自由，多快活。

希爾達 那我也知道。

沙爾奈斯 現在我永遠！永遠不會再造那一類東西啦！不問是教堂或者是教堂塔。

希爾達 （慢慢地點頭）除了人住的房子。

沙爾奈斯 希爾達，人的住家。

希爾達 不過是有高塔和尖閣的住家。

沙爾奈斯 要是可能的話。（帶着一種較為輕快的聲調）可是，像我剛才說過的，我說那場火使我

——使我成功了一個建築師。

希爾達 你爲什麼不跟旁人一樣把自個兒稱做建築家呢？

沙爾奈斯 我沒有系統地學過建築術。我所知道的大部份都是我自個兒找出來的。

希爾達 可是你也一樣的成功啦。

沙爾奈斯 不錯，要謝謝那場火。我差不多按照了以前別墅的形式把整個花園一塊塊的整理起來；這樣以後我才能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建造。於是乎我一下子就出了名。

希爾達 （敏銳地瞧着他）照你的事實看起來，無疑的你應該是一個很快活的人。

沙爾奈斯 （憂忡地）快活？你也跟旁的許多人一樣——說那種話嗎？

希爾達 不錯，我說你準很快活。祇要是你能夠別想起關於那兩個小孩子的話——

沙爾奈斯 （慢吞吞地）兩個小孩子——希爾達，他們是很不容易忘的。

希爾達 （有些懷疑）這許多年以後——你還依舊是這樣不能忘了他們嗎？

沙爾奈斯 （盯着她，沒有回答）你說我是一個快活的人——

希爾達 嗯，現在，在旁的方面——你不快活嗎？

沙爾奈斯 （繼續瞧着她）當我把所有關於火災的事情告訴了你——哼——

希爾達 怎麼？

沙爾奈斯 你有沒有領會了一種——一種特殊的感覺嗎？

希爾達 （難於想出來）沒有。那該是什麼感覺呢？

沙爾奈斯 （沉重的語氣）我的所以能夠為人們造住宅完全是為了那場火。安坦的，舒適的，光明

的家庭，父親母親跟許多孩子能夠安全而快活地住在那裏面，感到活在世界上是一件快活的事情——大部的東西都屬於彼此的——不問是大的或者是小的。

希爾達（熱情地）哦，你能造這一種快活的家庭不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嗎？

沙爾奈斯 那代價，希爾達！我爲了買那機會付了可怕的代價！

希爾達 不過你難道永遠不能忘了那件事嗎？

沙爾奈斯 不能。因爲我得替旁的人造住家，我不得不丟了——永遠的丟了——本來可以作爲我

自個兒的住家。我就是說一所給父親母親跟許多孩子的住家。

希爾達（謹慎小心）可是你還用得着那末做嗎？你說是永遠的？

沙爾奈斯（慢慢地點着頭）那就是人們所說的這個快樂的代價。（困難地呼吸着）這個快活

——哼——希爾達，買這個快活的代價是不能再低了。

希爾達（依然如此）不過這件事即使到現在還不能復原嗎？

沙爾奈斯 是永遠不可能——永遠不可能啦。這是那場火——跟愛琳生病以後的另外一種結果。

希爾達（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神氣瞧着他）可是你依舊是造了所有的那些保姆房？

沙爾奈斯（一本正經地）你難道從沒有注意到，希爾達，那是不可能的——它彷彿是在大聲地

對一個人點頭招手。

希爾達 (回想) 不可能。(活潑地) 不錯，一點也不錯！你也那樣感覺到嗎？

沙爾奈斯 嗯，我是那樣感覺到。

希爾達 那末你也準有點兒像魔鬼啦。

沙爾奈斯 爲什麼像魔鬼？

希爾達 那末你叫它什麼呢？

沙爾奈斯 (站起) 好好，也許你是對的。(激動) 可是當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

這樣對我——叫我怎麼能不變成一個魔鬼呢？

希爾達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沙爾奈斯 (低聲地說，帶着一種內在的感情。) 希爾達，記住我跟你說的話。所有我做了的，造了的，

創立了——的一切的美麗，安穩，快樂——唉，還有那莊嚴——(捏住了他的雙手) 哦，想起來

也感到害怕！

希爾達 這末可怕的是什麼事？

沙爾奈斯 所有的那一些事我都得用人生的快活去補足，去償還——並不是用金錢。不但祇是自

個兒一人的快活，而且還用了旁人的快活。不錯，不錯，希爾達，你明白那件事嗎？這個使我做藝術

家的代價是我——以及旁人所付的。每一天重新付代價的時候，我不得不瞧着。一次了又一次，

一次了又一次——永遠就不會了！（唸作「了結」的了。）

希爾達（站起盯着他）現在我明白你是在想着——想着她。

沙爾奈斯 不錯，大概是想着愛琳。因為愛琳——她，她也有她的職業，正彷彿我有我的職業一樣。

（他的聲音發着震顫）可是他的職業不得不停住，挫折，破毀——為的是要能使我的職業達到——到極大勝利的地步。因為你得知道愛琳——她，她也有創造東西的才能。

希爾達 她！她也有嗎？

沙爾奈斯（搖頭）並不是造房子，塔和高樓——並不是像我所做的那種事情——

希爾達 嘎，那末是什麼呢？

沙爾奈斯（溫柔地，帶着感情。）希爾達，是造孩子們靈魂的才能。使孩子們的靈魂有一種平穩，高尚，跟美麗的形式。使它們向上發展成功一種直立的，完美的人類的靈魂。那就是愛琳的才能。現在這些才能都被埋沒了——沒有用，永遠沒有用——對於什麼人都沒有什麼用了——正彷彿跟火燒後的瓦礫場一樣。

希爾達 不錯，可是即使是那樣子——

沙爾奈斯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我知道！

希爾達 嗯，可是無論如何這並不是你的錯處。

沙爾奈斯（兩眼盯着她，慢慢地點着頭。）哦，這是一個很大，而且是很可怕的問題。那個疑問使我一天到晚的不安。

希爾達 那們？

沙爾奈斯 不錯，也許用某一種說法——那是我的錯處。

希爾達 你的錯處！那場火！

沙爾奈斯 所有的；整個兒的事情。可是，也許——跟我一點兒也不相干。

希爾達（憂慮地瞧着他）哦，沙爾奈斯先生——要是你說出那種話，我怕你——準是——到底，還是病了。

沙爾奈斯 哼——在那一方面我的理解力永遠不會明白啦。

〔萊格那勃路維克小心地開了左角的那扇小門。希爾達走前來。〕

萊格那（當他看到希爾達）哦，對不起，沙爾奈斯先生——（他想轉身下）

沙爾奈斯 不，不，別走。讓我們來了結它。

萊格那 哦，好的——祇要我們能夠的話。

沙爾奈斯 我聽說你父親不很好是嗎？

萊格那 我父親一天不如一天啦——所以我求你，爲了我在我的圖樣上寫些好話給我父親看看，

在他沒有——

沙爾奈斯 (激動) 我不願意聽到關於所有你的圖樣的話!

萊格那 你看過了沒有?

沙爾奈斯 嗯——我看過啦。

萊格那 那些圖樣一點兒也沒有價值嗎?我也一點兒沒有價值嗎?

沙爾奈斯 (支吾地) 萊格那,跟我一塊兒在這兒。你要什麼有什麼。到那時候你能跟凱雅結婚——

舒舒服服,快快活活地過日子——誰料得定呢?祇要你別打算爲自己獨立。

萊格那 嗯,那末我得回家把你所講的話告訴我爸爸——我答應他的——這就是在於他沒死以

前我要跟我父親講的話嗎?

沙爾奈斯 (呻吟了一聲) 哦,跟他說吧——隨你喜歡,替我跟他說吧,頂好是什麼也別跟他說! (突

然迸發) 萊格那,我沒有旁的法子啦!

萊格那 我能把那些圖樣拿走嗎?

沙爾奈斯 好的,把圖樣拿走吧——當然拿走圖樣都放在那邊桌子上。

萊格那 (向桌子走去) 多謝你。

希爾達 (把手放在紙夾上) 不,不把圖樣留在這兒。



沙爾奈斯 爲什麼？

希爾達 因爲我也想看看那些圖樣。

沙爾奈斯 可是你已經——（對萊格那）好，那末把圖樣留在這兒吧。

萊格那 很好。

沙爾奈斯 快回家到你父親那兒去。

萊格那 不錯，我得走啦。

沙爾奈斯 （彷彿毫無辦法似的）萊格那——你別要求我那些我所辦不到的事情！萊格那，聽見

了沒有？你千萬別！

萊格那 是，是。請你原諒我——

〔他鞠了一躬自左角那扇門裏下。希爾達走到近鏡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

希爾達 （憤恨地望着沙爾奈斯）你這件事做得太可憎啦。

沙爾奈斯 你也這末想嗎？

希爾達 嗯，這真是太可憎了——而且還粗暴，惡劣，冷酷。

沙爾奈斯 哦，你不了解我的地位。

希爾達 不論怎麼樣——我說你不應該像那種樣子。

沙爾奈斯 你方才自個兒不是說過的，除了我以外沒有一個人應該能造房子。

希爾達 我可能說那些話——可是你就不應該。

沙爾奈斯 我自然是最可以說那種話的人，我是化了多少的代價才換得了我的地位。

希爾達 哦，是的——用了你所謂家庭的舒服——還有諸如此類的事情。

沙爾奈斯 還有我那靈魂的安寧。

希爾達 (站起) 靈魂的安寧(感情地)不錯，不錯，你說得不錯! 可憐的沙爾奈斯先生——你想

想那個——

沙爾奈斯 (安靜而輕聲地笑了一下) 希爾達，你且再坐下，我跟你講幾件有趣的事情。

希爾達 (坐下; 十分感興趣地) 嗯?

沙爾奈斯 說起來那是一件奇怪的小事情; 因為，你知道，整個故事的關鍵只是在一個煙囪上的一條裂縫。

希爾達 祇不過是一條裂縫嗎?

沙爾奈斯 嗯，最初祇是這樣。

「他移了一張椅子走近希爾達，坐下。」

希爾達 (不耐煩，輕輕敲着她的膝部) 嗯，現在好講煙囪裏的裂縫啦!

沙爾奈斯 我在失火前，早就發現了煙道上的裂縫啦。每次我上閣樓去的時候，我總是要看看那裂縫還在那兒不。

希爾達 在嗎？

沙爾奈斯 在；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希爾達 你沒說什麼？

沙爾奈斯 沒說什麼。

希爾達 你也沒想到把那裂縫補好？

沙爾奈斯 哦，是的，我是想到的——可是從來就沒有動手。每一次我想做的時候，彷彿總有一隻手

把我拉回來似的。今兒個不做，我想——就明天吧；這樣就什麼也沒有做。

希爾達 可是你爲什麼要像這樣的延遲下去呢？

沙爾奈斯 因爲我心裏面想着旁的一些事情。（慢慢地，低聲。）我想，也許從那在煙囪上小黑裂縫

裏能使我向上——成功一個建築師。

希爾達 （直向前瞧着）這準是很可怕的。

沙爾奈斯 幾何是不由自主的——完全不由自主。因爲那時候我覺得那是一件很簡單，很明顯的事。我希望那件事在冬天發生——在中午前一些時候。我跟愛琳到外邊去乘雪車。家裏的傭人

們把爐子生得旺旺的。

希爾達 自然，那天準該是很冷嗎？

沙爾奈斯 不錯，很冷——傭人們想叫愛琳回到家裏的時候感到暖和跟舒服一點兒。

希爾達 我想她天性就是很怕冷的是嗎？

沙爾奈斯 不錯。當我們回到家的時候，我們就看見了那烟。

希爾達 單是烟嗎？

沙爾奈斯 最初是烟。可是當我們走到花園門口的時候，那舊木板箱就整個兒的像火球樣的着起來了。——你明白，那就是我所盼望着的事情。

希爾達 哦，怎麼，也許那是偶然發生的事呢？

沙爾奈斯 希爾達，你可能那樣說。

希爾達 嗯，可是現在你聽着，沙爾奈斯先生。你完全拿得穩那場火的起因就是烟囪上小裂縫嗎？

沙爾奈斯 不，相反的——我拿得穩那烟囪上的小裂縫跟那場火一點兒也沒關係。

希爾達 什麼！

沙爾奈斯 後來調查明白，起火的地方在一隻衣櫥裏面——是在那屋子的另外一處。

希爾達 那末，你所說關於烟囪上的小裂縫的那回事全是胡說八道啦！

沙爾奈斯 希爾達，容許我再繼續講一些給你聽嗎？

希爾達 嗯，祇要你講得有條理一點——

沙爾奈斯 我來試試看。（他把椅子更移近些。）

希爾達 那末，沙爾奈斯先生，快講吧。

沙爾奈斯 （祕密地）希爾達，世界上有一種特殊選出來的人，他們有一種力量，一種才能，爲了一件事去希望，要求和決意。——這樣的堅決——這樣的頑固——到末了，那件事就非得實現了，你可同意我的話嗎？你可相信嗎？

希爾達 （她眼睛裏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神氣）要是真有那種人的話，有一天咱們可以看到，我究竟是不是那特殊選出來人裏面的一個？

沙爾奈斯 並不是一個人單獨可以做那些大事情的。哦，不——假如要使事情成功的話——那末，那些助手和傭人——他們也應該在本位上努力。可是他們永遠不會自個兒來的。你明白，一個人必須要很堅決地——沉默地——去看着他們才好。

希爾達 那些助手和傭人是什麼人呢？

沙爾奈斯 哦，那咱們以後再談吧。因爲現在，咱們是專在談這場火的事情。

希爾達 你可會想到即使你沒有盼望的話——那場火依舊會發生嗎？

沙爾奈斯 要是那所房子是老納脫勃路維克的話，那燒起來就沒那末容易了。那是我很拿得穩的；因為他不知道怎麼樣去請教助手——不，也不知道去請傭人（不安地站起來）所以你明白，希爾達——犧牲了兩個小男孩子的生命到底是我的錯處。使愛琳永遠不能做一個她應該做的，她能夠做的——而且她頂想做的女人，你以為那也不是我的錯處嗎？

希爾達 不錯，可是假如那些助手和傭人所做的一切事情——

沙爾奈斯 助手和傭人是誰叫來的是我！他們來了還聽從我的命令。（漸漸興奮起來）那就是人家所說的運氣好；可是我得跟你說，那種運氣是什麼樣的滋味兒！這使人感到彷彿是在胸部上的一個大傷疤。爲了想診好我的傷口，助手和傭人們從旁人身上撕下了一塊塊的皮——不過傷疤依舊沒有診好——永遠診不好，永遠診不好啦！哦，你不知道它有時候怎麼樣的咬着我，燒着我！

希爾達 （留意地望着他）沙爾奈斯先生，你病啦。我感覺到，你病得很重。

沙爾奈斯 說我瘋了吧；因爲那正是你的意思。

希爾達 不，我並以爲你的智力方面有什麼錯誤。

沙爾奈斯 那末錯在什麼地方？快說吧！

希爾達 我疑心你沒生出來以前良心上就有病了。

沙爾奈斯 良心上有病？那算什麼話？

希爾達 我的意思是說你的良心是軟弱的——太嬌弱了，它是沒有力量堅持起什麼東西——撒  
不起，受不下這重担子。

沙爾奈斯 （怨怒）哼！那末我能問，一個人應該有一種什麼樣的良心呢？

希爾達 我希望你的良心是——是很強壯有力的。

沙爾奈斯 真的？強壯有力？那末我問，你自個兒的良心是強壯有力嗎？

希爾達 不錯，我想是的。我從來沒想到我的良心不是強壯有力的。

沙爾奈斯 我以為這是因為你的良心沒有經過嚴格的試驗。

希爾達 （兩唇顫抖地）哦，離開我父親並不是一件怎麼簡單的事——我是太愛他啦。

沙爾奈斯 呵呀！這一兩個月——

希爾達 我想我是永遠不會再回家啦。

沙爾奈斯 永遠？那末你為什麼要離開他呢？

希爾達 （半正經，半挪揄地）你難道又忘了十年是到了期了嗎？

沙爾奈斯 哦，胡說。家裏面出了什麼事嗎？

希爾達 （十分正經）這是我內心裏的一種衝動，摧着逼着我來的——還引誘着我，迷惑着我。

沙爾奈斯 (急切地) 希爾達，對啦！對啦！那你也跟我一樣的像魔鬼啦。因為你明白——是一個魔鬼——是它，使咱們在外邊兒生了力量。於是你就應該屈服——不管你願意或者不願意。

希爾達 沙爾奈斯先生，我想你也許是對的。

沙爾奈斯 (在室內踱着步) 哦，希爾達，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有許多許多咱們所看不見的魔鬼！

希爾達 也是魔鬼？

沙爾奈斯 (站住) 好鬼跟惡鬼；白頭髮的鬼跟黑頭髮的鬼。假如你能夠單是說出來還是白頭髮的鬼或者是黑頭髮的鬼在跟你作弄的話。(又踱起步來) 哈——哈！那末事情就很簡單啦！

希爾達 (雙眼隨着他) 假如一個人真的有一個生氣勃勃，強健良心的話——這樣，就可以敢做一個人所想做的事啦。

沙爾奈斯 (在托柱枱旁停住) 我現在相信大多數人在那一方面都是跟我一樣的懦弱無能。

希爾達 嗯，一點也不錯。

沙爾奈斯 (靠在桌子上) 在傳說裏——你可會唸過什麼古代的傳說嗎？

希爾達 哦，唸過。以前我常看書。我——

沙爾奈斯 在傳說裏你可會看到過海盜們到外國去擄掠，放火，殺人——

希爾達 過搶女人——



沙爾奈斯 —— 把她們囚禁起來 ——

希爾達 —— 把她們打船上帶回家 ——

沙爾奈斯 —— 對待她們好像是 —— 像是對頂壞的魔鬼一樣。

希爾達 (向前直瞧着，帶着半掩蔽的神氣。) 我想那準是可怕極的。

沙爾奈斯 (短促而沉重地一笑) 呃，去搶女人嗎？

希爾達 被人家搶去。

沙爾奈斯 (瞧着她，半晌。) 哦，對極啦。

希爾達 (彷彿打斷了話頭似的) 可是沙爾奈斯先生，你怎麼會談起那些海盜來的？

沙爾奈斯 怎麼，那些人的良心準是強壯有力的。當他們重回到家的時候，他們能快活得跟小孩子一樣，吃着，喝着。還有那些女人也一樣。她們時常不願意離開他們，無論怎麼樣也不願意。希爾達，

那你能明白嗎？

希爾達 我很明白那些女人。

沙爾奈斯 嘍！也許你自個兒也能這末樣做？

希爾達 爲什麼不能呢？

沙爾奈斯 你自己願意這樣的跟一個強盜一塊兒生活嗎？

希爾達 要是那個強盜是我所愛着的話——

沙爾奈斯 你能愛像那樣的男人嗎？

希爾達 天哪，一個人要去愛誰那是不由自主的，這你總很明白。

沙爾奈斯 （沈思地望着她）哦，不；我以為那是魔鬼在裏面替一個人作主。

希爾達 （陰陰笑着）所有你所熟識的好鬼——不問是白頭髮的鬼和黑頭髮的鬼。

沙爾奈斯 （安靜而熱情地）希爾達，那末我很希望那些鬼替你選擇得小心一點兒。

希爾達 牠們早爲我選定了——選了一次就算了。

沙爾奈斯 （誠懇地瞅着她）希爾達——你彷彿是在森林裏的一隻野鳥。

希爾達 決不是的。我不會把自個兒藏在樹林裏。

沙爾奈斯 不，不。你有點兒像一隻鶯禽。

希爾達 也許——也許有點兒相近。（極興奮）爲什麼不做一隻鶯禽？爲什麼我——還有旁邊許

多人——不該去打獵呢？我要捉的，我喜歡捉的——祇要我的爪子能夠達到，我就去抓！

沙爾奈斯 希爾達——你知道你是什麼嗎？

希爾達 知道，我想我是一種奇怪的鳥。

沙爾奈斯 不，你彷彿是黎明的曙光一樣。當我看着你的時候——就跟我看着日出一般。

希爾達 告訴我，沙爾奈斯先生——你真是從來沒有叫我到這兒來嗎？我是說，你內心也沒有過？

沙爾奈斯 （溫柔而慢慢地）我想大概我一定叫過的。

希爾達 你叫我來做什麼？

沙爾奈斯 希爾達，你是那年青的一代。

希爾達 （笑着）是那你所很害怕着的年青的一代？

沙爾奈斯 （慢慢地點着頭）那是我心裏渴望得很深切的人。

〔希爾達站起，走到小枱旁，拿起萊格那勃路維克的紙來。〕

希爾達 （把紙夾遞給他）咱們剛才是在講那些圖樣——

沙爾奈斯 （倉猝地把那些圖樣揮開）把那些圖樣拿開！我已經看夠啦！

希爾達 好，可是你得在圖樣上寫你許可的話。

沙爾奈斯 在圖樣上要我寫許可的話？決不可能！

希爾達 可是那可憐的老頭兒是快要死啦！在他們父子倆永別之前你就不能給他們這一點兒快

活嗎？他也可以得到一筆辦事的費用呢。

沙爾奈斯 不錯，那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那位好先生——他已經把那件事拿穩了。

希爾達 那末，噯——要是真那末樣——你就不能夠偶然的撒一個小小的謊嗎？

沙爾奈斯 撒一個慌？（爆發）希爾達——把那些鬼圖樣拿走！我不要看！

希爾達 （把紙夾稍微移近自己一點兒）好好，好好——別咬我——你說魔鬼——可是我以為你

自個兒就像一個魔鬼啦。（向四周一望）你的鋼筆和墨水在什麼地方？

沙爾奈斯 這兒沒有那種東西。

希爾達 （走到門口）可是在那姑娘的辦事室裏——

沙爾奈斯 站住，希爾達！——你說，我得撒一個謊。哦，不錯，爲了他的老爹我得那樣做。因——爲在我

年青時候我曾壓服過他，把他踐踏在腳底下——

希爾達 他？

沙爾奈斯 我自個兒需要地位。可是這個萊格那——無論怎麼樣不許他跑到前面來。

希爾達 可憐，那實在也犯不着害怕呀。要是他一點兒沒有才能——

沙爾奈斯 （走近，瞧着他，低聲地。）假如萊格那勃路維克得到了他的機會，他會把我打倒的。壓服

我——正好像我壓服他父親一樣。

希爾達 壓服你？他有那種本領嗎？

沙爾奈斯 不錯，你放心，他有那種本領。他就是預備來打我門——結果哈佛特沙爾奈斯的年青的

一代。

希爾達（稍微帶有些責備的神氣望着他）可是你想把他排擠出去咄，沙爾奈斯先生。

沙爾奈斯 我以前的那場爭鬥把我的心血丟得太多了。——而且我還害怕那些助手和傭人們不再服從我啦。

希爾達 那末你得一個人向前進行。除了這你就沒旁的法子啦。

沙爾奈斯 這是沒有希望了，希爾達。命運必然要掉頭的。遲早的問題吧了。報應是無情的。

希爾達（痛苦地，把她的手掩住耳朵。）別講那些話啦！你是想要殺死我嗎？打我那兒搶走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

沙爾奈斯 那是什麼東西？

希爾達 希望看你偉大。看你手裏拿了花環，高高地站在教堂塔上。（又沉靜下去）哦，現在把你的鉛筆拿出來。你身邊準有一支鉛筆嗎？

沙爾奈斯（把他的記事冊拿出來）我這兒有一支。

希爾達（把紙夾放在沙發枱子上）很好。現在讓咱們在這兒坐下來，沙爾奈斯先生。（沙爾奈斯在桌子旁坐下。希爾達站在他背後，身靠在椅子背上。）現在咱們可以在圖樣上寫字啦。咱們應該寫得很，很巧妙和很誠意的——因為這個可怕的路——或者隨他叫什麼吧。

沙爾奈斯（寫了幾個字，回頭望着她。）希爾達，告訴我一件事。

希爾達 好！

沙爾奈斯 要是所有這十年來你是在等着我的話——

希爾達 那就怎麼樣？

沙爾奈斯 你爲什麼不寫信給我？那我就可答覆你。

希爾達 （匆促地）不，不，不，那正是我所不喜歡做的事。

沙爾奈斯 爲什麼不喜歡呢？

希爾達 我怕整件事情都會弄糟了的。——可是，沙爾奈斯先主，咱們方才正在圖樣上寫字呀。

沙爾奈斯 不錯。

希爾達 （俯身向前，從他肩膀上面看他寫着）現在，小心點，寫得和善和誠懇些——哦，我多恨——

我多恨這個路——

沙爾奈斯 （寫時）希爾達，你真是從來沒有關心過旁的什麼人嗎？

希爾達 （粗野地）你說什麼話？

沙爾奈斯 你從來沒有關心過旁的什麼人嗎？

希爾達 我想你意思是說，關心過誰沒有？

沙爾奈斯 （招頭望着她）不錯，關心過誰沒有。你從來沒有關心過誰？所有這十年來？從來沒有？

希爾達 哦，不，有時候也有。那是當我恨透你不來的時候。

沙爾奈斯 那末你也對旁的人有興趣啦？

希爾達 一點兒——只不過一個禮拜吧了。嘍，沙爾奈斯先生，你自然也知道那些事是怎麼會來的。

沙爾奈斯 希爾達——你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

希爾達 別多說話浪費時間啦。這時候那可憐的老頭兒也許已經死了。

沙爾奈斯 希爾達，告訴我，你要我做什麼事？

希爾達 我要我的王國。

沙爾奈斯 哼——

「他很快地向左門瞥了一眼，然後繼續在圖樣上寫着。同時沙爾奈斯夫人上；她手裏拿了幾個包裹。」

沙爾奈斯夫人 溫蓋爾小姐，這兒是我替你買了的幾樣東西。還有一大包等一會兒送來。

希爾達 哦，你待我太太好啦！

沙爾奈斯夫人 沒有什麼旁的，這祇單單是我的責任吧了。

沙爾奈斯 （唸着他寫的東西）愛琳！

沙爾奈斯夫人 噫？

沙爾奈斯 你有沒有留意——那簿記員不在外邊兒？

沙爾奈斯夫人 噢，自然她在外邊。

沙爾奈斯 (把圖樣放進紙夾內) 哼——

沙爾奈斯夫人 她正站在書桌旁邊，當我走過那屋子的時候——她老是那樣子。

沙爾奈斯 (站起) 那末我要把這個交給她，跟她說那——

希爾達 (從他那兒把紙夾拿來) 哦，不，那件事讓我來做吧！(走到門旁，但又回頭) 她叫什麼名字？

沙爾奈斯 她的名字是福絲莉小姐。

希爾達 吓，那名字聽起來多沒有情感！我是說她的教名叫什麼？

沙爾奈斯 記得叫凱雅。

希爾達 (開了門叫着) 凱雅，到這兒來！快一點兒！沙爾奈斯先生有話跟你說！

【凱雅福絲莉走到門口。】

凱雅 (驚愕地瞧着她) 我在這兒？——

希爾達 (把紙夾給他) 凱雅，瞧這兒！你可以把這拿回家去；現在沙爾奈斯先生在圖樣上已經寫

了字啦。

凱雅 喔，到底寫啦！



沙爾奈斯 趕快把那些圖樣送給他老人家去。

凱雅 我馬上拿了圖樣回家去。

沙爾奈斯 好，去吧。現在萊格那有機會自個兒造房子啦。

凱雅 哦，他也許會來謝謝你——

沙爾奈斯 （粗魯地）我不要什麼謝謝！把那話告訴他！

凱雅 好，我會告訴的——

沙爾奈斯 同時還告訴他從今以後我用不着他了——你也用不着了。

凱雅 （溫和而顫抖地）我也用不着啦？

沙爾奈斯 你現在有旁的事情可想，有旁的事情可做，那是對你很有用的。嗯，福絲莉小姐，現在帶了

圖樣回家吧。快一點兒！你聽見了沒有？

凱雅 （依舊如此）是，沙爾奈斯先生。（她下場。）

沙爾奈斯夫人 天哪！她那雙眼是多欺詐呀！

沙爾奈斯 她那可憐的小東西？

沙爾奈斯夫人 哦——哈佛特，我能看得出我所能看得出來的事情——你真是耍辭掉他們嗎？

沙爾奈斯 是的。

沙爾奈斯夫人 她也辭掉？

沙爾奈斯 那難道不是你所盼望的事情嗎？

沙爾奈斯夫人 可是你沒有她怎麼辦呢？——哦，對啦。哈佛特，無疑你已經有旁的人補她的缺啦。

希爾達 （打趣地）噫，我決不是一個站在書桌旁的人。

沙爾奈斯 決沒有關係，決沒有關係——愛琳，這就會好的。你現在應該全力打算關於我們搬到新房子去的那回事——愈快愈好。今兒晚上我們要掛花環啦——（轉向希爾達）——掛在塔的頂點。希爾達小姐，你以為怎麼樣？

希爾達 （雙眼閃爍地望着他）能再看到你爬得那末高，真是光榮極啦。

沙爾奈斯 我！

沙爾奈斯夫人 溫蓋爾小姐，千萬別想那些事啦！我的丈夫——他是動不動就頭暈眼花的！

希爾達 他頭暈眼花，我知道他真不頭暈！

沙爾奈斯夫人 哦，不，他真是那樣子。

希爾達 可是我親眼看見他站在一個高教堂塔的頂點上！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我聽見人家說起過那件事；可是這完全是不可能的——

沙爾奈斯 （激動）不可能——不可能，對啦！可是我還是一樣地站過！

沙爾奈斯夫人 哦，哈佛特，他怎麼能說那些話呢？怎麼，你連這兒陽臺的二層樓也不能去呢。你就喜歡這樣子。

沙爾奈斯 你可以看到今兒晚上事情就兩樣了。

沙爾奈斯夫人 （驚愕地）不，不，不！願我永遠不要看到那種事情。我馬上寫信給大夫——我相信他不會讓你這樣做的。

沙爾奈斯 怎麼，愛琳——

沙爾奈斯夫人 哦，哈佛特，你知道你是病啦。這就是證據！天哪——哦，天哪！（她快快地向右側。）

希爾達 （熱情地望着他）是嗎，或者不是的？

沙爾奈斯 那是說我要頭暈眼花？

希爾達 是說我的建築師不敢——不能——爬到他所造的那末高？

沙爾奈斯 你是那樣看法的？

希爾達 不錯。

沙爾奈斯 我相信我幾何沒有一處可以逃得了你。

希爾達 （直瞞着凸窗）在那上面，那末，正在那上面——

沙爾奈斯 （走近她）你能有那塔裏最高的一間屋子，希爾達——你能像公主一樣的住在那邊。

希爾達 （介乎一種難以形容半認真半打趣的神氣）不錯，那正是你所答應我的。

沙爾奈斯 我真是答應你的嗎？

希爾達 咄，沙爾奈斯先生！你會說過我應該做一個公主，你還願意送給我一個王國。於是你就走了，

還——  
——  
——

沙爾奈斯 （謹慎地）你真很拿得穩這不是一個夢——那樣牢牢地安在你心裏面的一個幻想？

希爾達 （尖刻地）你是不是說你並沒有說過那些話嗎？

沙爾奈斯 我自個兒差不多也不知道。（更溫柔地）可是現在我確有些知道，那我——

希爾達 那你——馬上說出來！

沙爾奈斯 ——那我應該做這件事。

希爾達 （欣愉地嚷起來）別跟我說我時常要頭暈眼花！

沙爾奈斯 那末今兒晚上咱們來挂花環——希爾達公主。

希爾達 （把嘴唇狠狠地一抿）不錯，挂在你的新房子上。

沙爾奈斯 挂在那所永遠不會屬於我的新房子上面。（他從花園門裏下。）

希爾達 （帶有一種朦朧的神氣直瞧着前面，低聲地對他自己說，能聽得清楚的字祇是）——可

怕的驚心動魄的事——

## 第二幕

景

沙爾奈斯住宅內的一個又大又寬的陽臺上。左邊有一部份房屋，由一扇外門通到陽臺。陽臺右側圍有樹欄。陽臺盡處，靠後，有一段階梯直通下面的花園。花園裏高大的古樹，散蓋在陽臺和屋子旁邊。在右首極遠處的樹叢中，可瞥見新別墅的下半部以及環架圍着的塔。花園後攔有一排舊木柵，木柵外有一道街，和許多低而將倒塌的破茅屋。在黃昏，天上有晚霞。

沿陽臺的一邊放了一隻花園裏用的長凳，凳前有一長桌。桌子的另一頭有一隻扶手椅和幾隻凳子。所有的傢具都是用柳條做成的。

沙爾奈斯夫人坐在扶手椅上休息，眼凝視着右方，她圍了一條白縐紗的大圍巾。半晌，希爾達·溫蓋爾自通花園的階梯上來。她穿得和前一幕一樣，但戴上了帽子。她上衣上挂了一朶用普通小花紮成的小花束。

沙爾奈斯夫人（稍微把頭一回）溫蓋爾小姐，花園裏你都走過了嗎？

希爾達 嗯，我全都看了下子。

沙爾奈斯夫人 我知道你還採了些花兒呢。

希爾達 不錯，對極了！在樹叢底下有許多許多這樣的小花。

沙爾奈斯夫人 真的？那邊兒還有小花？你看我差不多是不常到那邊去。

希爾達 (走近些) 什麼! 那末你不是每天到花園裏去跑一圈的?

沙爾奈斯夫人 (微微一笑) 近來我什麼地方也不「跑」了。

希爾達 嗯, 可是你也不時常去看看所有那邊兒可愛的東西嗎?

沙爾奈斯夫人 所有可愛的東西對我是變得也太生疏了! 我幾何有點兒怕再看見它們!

希爾達 怕再見你自個兒的花園!

沙爾奈斯夫人 我並不覺得那花園還是我自個兒的。

希爾達 你說什麼——

沙爾奈斯夫人 不, 不, 那花園不是——跟我爹媽在的那時候兩樣了。他們把花園裏的許多——許

多東西都拿走啦, 溫蓋爾小姐, 你想想看——他們把花園一片片的分開了——為陌生人造房

子——那些人我一點兒也不認識。他可以坐着從他們的窗戶裏俯身瞧着我。

希爾達 (欣愉地) 沙爾奈斯夫人!

沙爾奈斯夫人 嗯!

希爾達 我能跟你在這兒歇一會兒嗎?

沙爾奈斯夫人 能, 祇要你高興, 自然能。

【希爾達移了一張凳子到扶手椅旁邊坐下。】

希爾達 喔——在這兒，一個人能坐着，像貓兒一樣晒太陽。

沙爾奈斯夫人 （溫柔地把手放在希爾達的肩頭）你真好，願意跟我坐在一塊兒。我以為你要去找我丈夫了。

希爾達 我爲什麼要去找他呢？

沙爾奈斯夫人 我想是，是去幫助他。

希爾達 不，謝謝你。再說，他也不在裏面。他跟工人們在那邊。可是瞧他的樣子怪凶的，我不敢跟他說話。

沙爾奈斯夫人 他實在是很慈愛，很溫和的。

希爾達 他！

沙爾奈斯夫人 溫蓋爾小姐，你還不真了解他呢。

希爾達 （親近地望着她）你想到要搬進新房子裏的時候可快活嗎？

沙爾奈斯夫人 我應該快活，因爲它是哈佛特的意思——

希爾達 哦，自然不單是爲了那個。

沙爾奈斯夫人 對，對，溫蓋爾小姐；因爲去服從他，這祇是我的責任吧了。可是逼着一個人去服從，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希爾達 不錯，那一定是困難的。

沙爾奈斯夫人 我可以跟你說是那樣——當一個人有了像我那末多錯處的時候——

希爾達 當一個人經過了像你那末多的患難——

沙爾奈斯夫人 你怎麼也知道那件事？

希爾達 是你丈夫跟我說的。

沙爾奈斯夫人 他對我不常提起那些事。——不錯，溫蓋爾小姐，我可以跟你說，我經過的患難已經

是夠受的啦。

希爾達 （同情地瞧着她，慢慢地點着頭。）可憐的沙爾奈斯夫人！首先就是那場火——

沙爾奈斯夫人 （嘆了口氣）不錯，我所有的東西都被燒毀了。

希爾達 以後接着就是那件更傷心的事情。

沙爾奈斯夫人 （驚疑地望着她）更傷心？

希爾達 頂傷心的。

沙爾奈斯夫人 你說什麼？

希爾達 （溫柔地）你丟了兩個男小孩兒。

沙爾奈斯夫人 哦，不錯，男小孩，可是你明白，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是一種天意；那些事一個人祇能低



着頭服從——不錯，還得感謝。

希爾達 那你就這樣嗎？

沙爾奈斯夫人 可惜我常常並不是這樣。我很知道那是我的責任——可是我依舊是不可能。

希爾達 不，不，我以為那是很自然的。

沙爾奈斯夫人 我時時刻刻得提醒我自己：那是一種公正的懲罰——

希爾達 爲什麼？

沙爾奈斯夫人 爲了我沒有毅力忍受不幸。

希爾達 可是我並不明白——

沙爾奈斯夫人 哦，不，不，溫蓋爾小姐——別再跟我提起關於兩個男小孩兒的事吧。咱們不應該想旁的事，想着他們咱們得快活；因爲他們是多快活——現在是多快活。人生頂痛心的事倒是那些小損失——所有那些損失在旁人看來幾何是算不了什麼。

希爾達 （把她的手臂擱在沙爾奈斯夫人的膝部，親切地抬頭望着她。）親愛的沙爾奈斯夫人——

告訴我，你所說的是什麼事？

沙爾奈斯夫人 正像我說的，祇是一些小事情。所有挂在牆上的舊畫像，所有家裏面一代代傳下來的舊綢衣都給燒啦。還有一切母親和祖母的花邊——那些東西也燒光啦。你想——還有珠寶！

（憂鬱地）以及所有的洋娃娃！

希爾達 洋娃娃？

沙爾奈斯夫人 （哽咽，含淚。）我有九個可愛的洋娃娃。

希爾達 它們也燒了嗎？

沙爾奈斯夫人 都燒啦。哦，這對我太痛心——太痛心啦。

希爾達 那末你把所有那些洋娃娃都藏好的？打你小時候就藏着？

沙爾奈斯夫人 我沒有把它們藏着。那些洋娃娃總是一塊兒跟我生活在一起。

希爾達 當你長大了以後呢？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過後依然跟我在一塊。

希爾達 你結婚以後還是那樣嗎？

沙爾奈斯夫人 哦，不錯，不錯。要是在他沒有看見的時候——可是，可憐的東西，那些洋娃娃都給燒

啦。沒有一個人想去救他們。哦，想起來真是太痛心啦！溫蓋爾小姐，不要笑我。

希爾達 我一點兒也沒笑你呀。

沙爾奈斯夫人 因為你知道，按照某一種說法，他們也是有生命的。他們在我心裏面——彷彿是沒

有生出來的小孩子一樣。

「漢台爾醫生上，他手裏拿着帽子，瞧着沙爾奈斯夫人和希爾達。」

漢台爾 嗯，沙爾奈斯夫人，你坐在外邊兒會着了涼嗎？

沙爾奈斯夫人 我覺得今兒個這兒很舒服，很暖和。

漢台爾 是的，是的。可是這兒有什麼事沒有？我收到你的一張紙條。

沙爾奈斯夫人 （站起）不錯，有一點事我得跟你說。

漢台爾 很好；那末我們還是到裏邊兒去說吧。（對希爾達）溫蓋爾小姐，你依舊穿着登山的那套衣服嗎？

希爾達 （欣愉地，站起。）不錯——全穿上啦！不過今兒個我可不預備爬山冒險。大夫，我們兩個人能夠靜靜地站在下邊兒看着。

漢台爾 我們看什麼？

沙爾奈斯夫人 （驚愕地，輕聲對希爾達。）噓，噓——千萬別響！他來啦！想法子使他忘了那件事。溫蓋爾小姐，我們得做個朋友。你以為我們可能嗎？

希爾達 （兩臂猛烈地撲着沙爾奈斯夫人的頸項）哦，但願希望我們能夠做個朋友！

沙爾奈斯夫人 （溫柔地擺脫自己）喂，喂，大夫，他來啦。讓我跟你說一句話。

漢台爾 是關於他的話！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正是關於他的話。請進來吧。

「她和醫生走進屋子。接着沙爾奈斯自花園裏的階梯上。希爾達臉上現出一種嚴肅的神氣。」  
沙爾奈斯 （望着屋子裏那扇門，裏面有人小心地把門關了上。）希爾達，你沒注意到，當我一進來她就走啦？

希爾達 我注意到，當你一進來，你就逼她走啦。

沙爾奈斯 也許是的。可是我沒有辦法呀。（留意地望着她）希爾達，你冷嗎？我看你像是很冷的樣子。

希爾達 我才打墳墓裏出來。

沙爾奈斯 你說什麼？

希爾達 沙爾奈斯先生，我渾身冷極啦。

沙爾奈斯 （慢吞吞地）我相信我明白——

希爾達 你現在到這兒來幹什麼？

沙爾奈斯 我打那邊兒看見了你。

希爾達 那你準也看見她啦？

沙爾奈斯 我知道要是我一來她馬上就會走的。

希爾達 她這末樣躲避你，你不很難受嗎？

沙爾奈斯 在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是減輕我的痛苦。

希爾達 你不要看見她？

沙爾奈斯 嘿。

希爾達 不要看見她的爲了丟了兩個小孩子而傷心的樣子？

沙爾奈斯 不錯，完全是爲了那件事。

【希爾達背着手在陽臺上踱着步，在柵欄旁站住，眺望着花園裏。】

沙爾奈斯 （半晌）你可跟她長談了嗎？（希爾達站着不動，也不回答。）我問你，你可跟她長談沒

有？（希爾達依舊那樣不聲響。）

沙爾奈斯 希爾達，她講些什麼話？（希爾達繼續沉默着。）

沙爾奈斯 可憐的愛琳！我想大概是講起了兩個男小孩兒的事。

希爾達 （她渾身激動地戰慄着；隨後她就匆促地點了一兩下頭。）

沙爾奈斯 她永遠忘不了那件事——一生永遠忘不了。（走近她）現在你站着又像一個雕像啦；

正彷彿你昨兒個晚上一樣。

希爾達 （回頭望着他，帶着極嚴肅的神氣）我要走啦。

沙爾奈斯 (痛心) 要走?

希爾達 不錯。

沙爾奈斯 可是我不容許你走!

希爾達 現在我在這兒能做些什麼呢?

沙爾奈斯 希爾達,我單要你在這兒!

希爾達 (打量地瞧了他一眼) 哦,謝謝你。你知道,事情是不會這樣完了的。

沙爾奈斯 (毫不在意) 那是更好啦!

希爾達 (激動) 我不能夠害了一個我所認識的人。我不能搶了任何屬於她的東西。

沙爾奈斯 誰要你做那件事?

希爾達 (屢屢不絕) 噫,一個陌生人倒吧了。因為那情形就兩樣啦。一個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

倒沒關係。可是一個人跟我是多接近的!——哦,不,不能呢!

沙爾奈斯 是的,不過我從沒有勸過你那樣做。

希爾達 哦,沙爾奈斯先生,你總很明白那結果會怎麼樣。那就是我所以要走的原因。

沙爾奈斯 你走了以後我怎麼辦呢?那時候叫我靠什麼東西活着呢?——從那以後?——

希爾達 (她眼裏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神氣) 你自然不會那樣難受。你有對她的責任。你可以爲了

那些責任而活着。

沙爾奈斯 太遲啦。那些力量——那些——那些——

希爾達 ——魔鬼——

沙爾奈斯 不錯，那些魔鬼還有我身裏的魔鬼——他們把她所有生命的血都吸盡了。（拚了命笑着）他們是爲了我的快樂而那樣做的！不錯，不錯！（憂鬱地）現在她爲了我——死啦。我被一個死了的女人活活地束縛住了。（十分慘痛）我——我是一個沒有生命快樂的不能活命的人！

【希爾達繞過長桌坐在凳子上，肘臂撐在桌上，雙手托着頭。】

希爾達 （坐着，瞧了他一會兒。）你準備再造些什麼嗎？

沙爾奈斯 （搖頭）我不相信自己能再造什麼啦。

希爾達 就是那些給父親母親以及許多孩子們的舒服而快活的家庭也不能造了嗎？

沙爾奈斯 我還不知道將來那些家庭有沒有用處呢。

希爾達 可憐的沙爾奈斯先生！可是所有這十年來——你把整個的生命都單單孤注於那上面啦。

沙爾奈斯 不錯，希爾達，你能那樣說。

希爾達 （迸發）哦，所有那些事在我看來是太傻了——太傻啦！

沙爾奈斯 所有什麼事？

希爾達 不能夠攔住你自個兒的快樂——你自個兒的生命祇不過因爲有一個你所認識的人阻止了你。

沙爾奈斯 一個我所沒有理由扔了的人。

希爾達 我還疑心是不是真的沒有理由！可是，可是——哦！要是一個人能睡着忘了那些事！（她把

自己的手臂本放在桌上，把頭的左側枕在她手上，閉上了眼。）

沙爾奈斯 （把扶手椅轉了一下，在桌前坐下。）希爾達，跟你父親在那邊兒——你有一個安舒而快樂的家庭嗎？

希爾達 （動也不動，彷彿半睡着了地回答。）我祇有一隻籠子。

沙爾奈斯 你決定不再回到那裏面啦？

希爾達 （依然如此）野鳥是永遠不想回到籠子裏去的。

沙爾奈斯 寧可漫遊在自由的天空中——

希爾達 （依舊如此）禽鳥是愛漫遊的——

沙爾奈斯 （眼盯着她）要是一個人的生命裏有海盜的精神——

希爾達 （帶着她的平常的聲調，張了眼，但並不動。）還有另外一件事說吧，什麼事！



沙爾奈斯 一個強有力的良心。

【希爾達在凳子上坐直起來，欣愉地，雙眼重又帶着快活的神情。】

希爾達 （對他點頭）我知道你再要預備造的東西啦！

沙爾奈斯 希爾達，那你比我還知道得多啦。

希爾達 不錯，建築師都是那些傻子。

沙爾奈斯 那末是什麼東西呢？

希爾達 （又點頭）城堡。

沙爾奈斯 什麼城堡？

希爾達 自然是我的城堡。

沙爾奈斯 現在你要一座城堡嗎？

希爾達 我想，你是不是還欠我一個王國嗎？

沙爾奈斯 你說我欠你？

希爾達 嗯——你承認自個兒欠我這個王國。我想，有了王國你就不能不有城堡。

沙爾奈斯 （大大地高興起來）不錯，它們通常是連在一起的。

希爾達 好呀！那末替我去造就是現在！

沙爾奈斯 (大笑) 你一定馬上就要嗎?

希爾達 噫, 自然嘍! 因為現在十年已經到期啦, 我再也不能等啦。所以——沙爾奈斯先生, 把城堡拿出來!

沙爾奈斯 希爾達, 欠你什麼東西真是不容易的。

希爾達 以前你早就該想到那件事。現在是太遲啦。所以——(輕輕敲着桌子)——把城堡拿到桌子上來! 這是我的城堡! 我馬上就要它!

沙爾奈斯 (更認真地, 身靠近她, 手臂放在桌上。) 希爾達, 你所想像的是怎麼樣的一種城堡? [她的表情越來越迷糊了。彷彿她自個兒內心在打算。]

希爾達 (慢慢地) 我的城堡一定得在高地上——很高很高的——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四面八方, 所以我能很遠——很遠地望着周圍。

沙爾奈斯 無疑的那城堡裏應該有一座高塔啦!

希爾達 一座很高很高的塔。在塔頂上應該有一個露臺。我能夠站在上面——

沙爾奈斯 (不由地扼住他的額角) 你怎麼能喜歡站在那使頭暈的高處呢?——

希爾達 不錯, 我喜歡! 我可以站在那邊往下看底下旁的人——那些造教堂, 以及為父母和孩子們造住家的人。你也能到那上面看着。

沙爾奈斯 (低聲) 一個建築師也能夠上來, 在公主的旁邊嗎?

希爾達 祇要那建築師願意的話。

沙爾奈斯 (更溫和地) 那我想那建築師會來的。

希爾達 (點着頭) 那建築師——他會來的。

沙爾奈斯 可是他永遠不能再造什麼東西啦。可憐的建築師!

希爾達 (欣愉) 哦, 他能! 咱們倆一塊兒去工作。那末咱們可以造世界上頂可愛的——頂可愛的

東西。

沙爾奈斯 (熱誠地) 希爾達——告訴我, 那是什麼東西?

希爾達 (笑着瞧着他, 稍微搖了下頭, 努起嘴, 彷彿在對小孩子說話。) 建築師——他們是那末樣

——傻極了的人。

沙爾奈斯 不錯, 無疑他們是傻的。可是現在告訴我——那咱們倆一塊兒去建築的——那世界上

頂可愛的東西是什麼呢?

希爾達 (沉默半晌, 於是兩眼迷朦地說道) 空中的城堡。

沙爾奈斯 空中的城堡?

希爾達 (點頭) 對了, 空中的城堡! 你知道空中的城堡是一種什麼東西嗎?

沙爾奈斯 你說是世界上頂可愛的東西。

希爾達 (興奮地站起, 做出一種厭惡的手勢) 不錯, 自然是世界上頂可愛的東西! 空中的城堡

——牠們是很容易躲進去的, 也很容易造——(蔑然地望着他)——尤其是一個建築師——  
他有一種使人迷惑的良心。

沙爾奈斯 (站起) 希爾達, 今天過後咱們一塊去建造!

希爾達 (半疑惑地笑着) 一個真正空中的城堡?

沙爾奈斯 不錯。一個底下有堅固根基的城堡。

【萊格那自屋子裏出來。他拿了一個束有絲帶的大綠花環。】

希爾達 (突然快活地) 花環! 哦, 好極啦!

沙爾奈斯 (驚奇地) 萊格那, 你把花環帶來啦?

萊格那 我答應了工頭帶來的。

沙爾奈斯 (放了心) 喔, 我想你父親的病好一點兒了嗎?

萊格那 沒有。

沙爾奈斯 他對我所寫的感覺到快活嗎?

萊格那 那是太遲啦。

沙爾奈斯 太遲啦！

萊格那 當她把圖樣拿來的時候他已經昏過去啦。他中了風。

沙爾奈斯 怎麼，那末你得回家去看看他！你應該陪着你父親！

萊格那 他再也用不着我啦。

沙爾奈斯 不過你當然應該陪着他。

萊格那 她正坐在他牀旁。

沙爾奈斯 （有些疑惑）凱雅？

萊格那 （陰沉地瞧着他）嗯——凱雅。

沙爾奈斯 萊格那，回家去——到你父親和凱雅那兒去。把花環給我。

萊格那 （忍着嘲弄地一笑）你不預備自個兒——

沙爾奈斯 我自己把花環拿去給他們。（從他那兒拿了花環）現在你回家去吧；今兒個我們用不

着你。

萊格那 我知道你再也用不着我啦；可是今兒個我要留在這兒。

沙爾奈斯 好，既然你那樣固執，那末就留在這兒吧。

希爾達 （在柵欄旁）沙爾奈斯先生，我要站在這兒瞧着你。

沙爾奈斯 瞧着我！

希爾達 這準是蠻可怕的。

沙爾奈斯 (低聲) 希爾達，我們停一會兒再談那件事吧。(他拿了花環自階梯下，經過花園走下。)

希爾達 (瞧着他的背影，隨後轉向萊格那。) 我以為你至少應該謝謝他。

萊格那 謝謝他？我應該去謝謝他？

希爾達 不錯，自然你應該！

萊格那 我倒以為我應該謝的是你呢。

希爾達 你怎麼能說那些話呢？

萊格那 (沒有回答她) 可是，溫蓋爾小姐，我勸你小心一點兒！因為你現在還沒有真正的了解他呢。

希爾達 (熱烈地) 哦，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他！

萊格那 (激怒地笑着) 謝謝他，當他一年年的約束我！他使我父親不信任我——還使我連自個

兒也不信任啦！所有這些祇是爲了他能——

希爾達 (彷彿在猜測什麼事似的) 他能——快告訴我！

萊格那 那樣他能把她留在這兒。

希爾達 (驚起，對着他。) 那在桌子旁的女孩子。

萊格那 嗯。

希爾達 (或嚇地，緊握住了手。) 那是不確實的！你在造他的謠言！

萊格那 我本來也不相信有那回事，直到今兒個——當她自個兒親自說了。

希爾達 (彷彿發狂似的) 她說什麼？我要知道！快說！快說呀！

萊格那 她說她的心都被他佔有了——她整個的心——她想着的祇有他一個人。她說她永遠不

能離開他——她留在這兒跟他在一塊兒——

希爾達 (雙眼閃爍) 她不准那樣！

萊格那 (彷彿在思索似的) 誰不准她？

希爾達 (迅速地) 就說他也不准！

萊格那 哦，不——我現在完全明白啦。從此以後，她倒要礙事了。

希爾達 你說那一種話——可見你什麼也沒明白。不，我告訴你吧，他爲什麼要留住她。

萊格那 嗯，那末爲什麼？

希爾達 爲了要留住你。

萊格那 是他這末告訴你的嗎？

希爾達 沒有，可是這是很確實的。準是這樣！（狂妄地）我要——要它這樣！

萊格那 可是當你一來——他就讓她走啦。

希爾達 他是讓你——讓你走！你想他怎麼會關心像她那樣生疏的女人呢？

萊格那 （回想）也許他一向是在怕我嗎？

希爾達 他怕！假如我是你，我就沒有你那樣自誇。

萊格那 哦，他一定早明白我也有些才能。再說——你明白——他正是有些懦弱無能。

希爾達 他！哦，不錯，我也許能相信那話！

萊格那 在某一方面，他——他，那個偉大的建築師是懦弱的。他並不怕掠奪了別人生命的快樂

——正彷彿他對我們父子的那樣。可是當他要爬鷹架的時候——他寧可什麼事都做，而不肯爬上去。

希爾達 哦，你自然應該看到他站得很高——高得使人頭暈的地方，我也曾看見過他一次。

萊格那 你也看見過？

希爾達 不錯，我真看見過。他站着把花環套在教堂的風標上，他的樣子是多偉大，多自由呵！

萊格那 我知道他一生有一次孤獨的時期——他曾冒險做過那件事。這在我們年青人看來像是

傳奇啦。可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有力量的他再做一次！



希爾達 今兒個他又要做。

萊格那 (蔑視) 嗯，我料想不會的！

希爾達 我們聽着吧！

萊格那 你跟我都看不到。

希爾達 (約束不住自己的激奮) 我要看！我要看！我一定要看！

萊格那 可是他不會做的。他就不敢做。因為你明白，雖然他是個建築師——他還免不了是懦弱的。

【沙爾奈斯夫人自屋子裏到陽臺上來。】

沙爾奈斯夫人 (四周看了下) 他不在這兒？他上哪兒去啦？

萊格那 沙爾奈斯先生在下面跟工人們在一起。

希爾達 他把花環帶走啦。

沙爾奈斯夫人 (恐懼地) 他把花環帶走啦！哦，天哪！哦，天哪！勃路維克——你得下去看看他想法

子叫他回到這兒來！

萊格那 沙爾奈斯夫人，我要不要說你有話跟他說嗎？

沙爾奈斯夫人 哦，是的，你說——不，不——你別說我有什麼事！你說有客人在這兒，叫他必須馬上

就來。

萊格那 好，沙爾奈斯夫人，我照你的話去說。

〔他走下階梯，穿過園子下。〕

沙爾奈斯夫人 哦，溫蓋爾小姐，你不知道我對他是感到多麼着急呵！

希爾達 難道這裏頭有這末可怕的事嗎？

沙爾奈斯夫人 哦，有的，你自然能明白。你想想看，要是他真的做了！要是他忽然想起爬到鷹架上面的話！

希爾達 （急切地）你以為他會做嗎？

沙爾奈斯夫人 哦，誰都不會知道他腦腔裏面想做些什麼事。我怕他決不會什麼也不想做的。

希爾達 啊哈！也許你也以為他是——  
——

沙爾奈斯夫人 哦，我不知道現在把他當作什麼啦。大夫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了；加上了我聽他

說過的幾件事——

〔漢台爾醫生站在門口，望着外邊。〕

漢台爾 他不是馬上就要來嗎？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我想是的。無論怎麼樣我已經派人去叫他啦。

漢台爾 （走前）我的好太太，我看你還是到裏邊兒去的好——

沙爾奈斯夫人 哦不！哦不！我要在外邊等着哈佛特。

漢台爾 可是有幾個女太太正來拜望你——

沙爾奈斯夫人 噯，她們也來啦！正在這時候！

漢台爾 她們說她們禮當來參觀典禮。

沙爾奈斯夫人 噯，噯，我想到底我是應該去見她們。這是我的責任。

希爾達 你不能叫那些女太太們走嗎？

沙爾奈斯夫人 不能，那永遠辦不到。現在她們到了這兒，去接見她們那是我的責任。可是你現在

在外邊別走——當他來的時候你接待他。

漢台爾 並盡你所能地纏住他，越久越好——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這樣做，親愛的溫蓋爾小姐。盡你的力量堅定地守着他——

希爾達 你做那事不是頂好嗎？

沙爾奈斯夫人 是的，這本來是我的責任。可是當一個人有多方面責任的時候——

漢台爾 （眺望着花園裏）他在那邊來啦。

沙爾奈斯夫人 那我一定要進去啦。

漢台爾 （對希爾達）別談起我曾在這兒。

希爾達 哦，不會的。我敢說我自己會找出旁的話跟沙爾奈斯先生談的。

沙爾奈斯夫人 一定要堅決地守着他。我相信你能做得頂好的。

【沙爾奈斯夫人和漢台爾醫生到屋子裏。希爾達依然站在陽臺上。沙爾奈斯從園子裏走上階梯。】

沙爾奈斯 我聽說有人叫我。

希爾達 不錯，是我叫你，沙爾奈斯先生。

沙爾奈斯 哦，希爾達，是你？我還以為是愛琳或者是大夫呢。

希爾達 看你彷彿是很容易害怕似的。

沙爾奈斯 你以為這樣嗎？

希爾達 不錯；你知道，人家說你怕爬到——爬到鷹架上去。

沙爾奈斯 啊，那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希爾達 那末你真是怕做這件事啦？

沙爾奈斯 不錯，我怕。

希爾達 怕掉下來丟了自個兒的性命？

沙爾奈斯 不，並不怕那個。

希爾達 那末怕什麼呢？

沙爾奈斯 希爾達，我怕的是報應。

希爾達 怕報應？（搖搖頭）我不明白那話。

沙爾奈斯 坐下，我跟你說。

希爾達 不錯，說快說！（她在柵欄旁的一條凳子上坐下，期待似地望着他。）

沙爾奈斯 （把帽子丟在桌上）你知道我首先是造教堂的。

希爾達 （點頭）那我很知道。

沙爾奈斯 因為你明白我是一個打鄉裏篤信宗教家庭裏出來的孩子；所以在我看起來這個造教

堂是我自己能做事業中頂高貴的事業。

希爾達 是的，不錯。

沙爾奈斯 我敢說我是用了那樣的誠意熱心虔摯地去造那些可憐的小教堂——那個——

希爾達 那個——嗯——

沙爾奈斯 唔，我以為他應該滿意我。

希爾達 他？他是什麼？

沙爾奈斯 自然他是一個人們所尊敬的，造了教堂供奉的人！

希爾達 哦，真的那末，——不過你拿得穩他——他是不滿意你嗎？

沙爾奈斯 (藐然) 他滿意我希爾達，你怎麼能說那些話呢？他是個容許魔鬼在我身內任意主裁的人。他命令他們在我旁邊伺候，不問是白天，是夜晚——所有這些——所有這些——

希爾達 魔鬼——

沙爾奈斯 不錯，全有。哦，不，他使我很清晰地感覺到他不滿意我。(神秘地) 你明白，那就是老房子所以燒掉的真正的原因。

希爾達 就爲了那個？

沙爾奈斯 嗯，你不明白他要給我一個機會使我成功我一行裏最有才能建築師——這樣我能夠

替他造所有的更華貴的教堂。首先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可是到後來我突然明白了。

希爾達 在什麼時候？

沙爾奈斯 這是在里賽其造教堂塔的時候。

希爾達 我想是的。

沙爾奈斯 希爾達，因爲你明白——在那邊一種新環境裏，我時常自個兒心裏面沈思考慮着。於是我才明白他爲什麼要奪走我的小孩子。這是爲了——那樣可以使我自個兒沒什麼依戀。你明白，沒有那些愛情，那些快樂。我祇是一個建築師——祇是一個建築師。我所有的一生功夫都爲

他不斷的造東西。(大笑)可是我跟你說，後來什麼也沒有。

希爾達 那末你做了些什麼呢？

沙爾奈斯 首先我研究和試驗了下我自個兒的心地——

希爾達 以後呢？

沙爾奈斯 以後我做那些不可能做的事情——我沒有不及他的地方。

希爾達 不可能的事情？

沙爾奈斯 以前我從來不能夠爬到非常自由的高處。可是那天我爬了。

希爾達 (跳起)不錯，不錯，你爬啦！

沙爾奈斯 當我站在那邊，比什麼東西都高，還把花環套在風標上；那時候我就對他說：現在，聽我說，你這有力的主宰！打今兒個起，我是一個自由的建築師啦！——我在自己的園地內正彷彿你在你自己的園地內一樣。我永遠不再爲你造教堂了——我祇爲人類造住家。

希爾達 (閃爍地張大了雙眼)那就是我在空中聽到的歌聲！

沙爾奈斯 可是後來他的機會來了。

希爾達 你說什麼？

沙爾奈斯 (失望地瞧着她)希爾達，爲人類造住家——是一點兒也沒意思。

希爾達 現在你說那種話嗎？

沙爾奈斯 嗯，因為現在我明白這件事啦。人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家庭沒有用——住在裏面也不會快活。假如我有那樣一種家庭，我也沒有用。（安靜而痛苦地一笑）要知道，那就是整個事情的結果，無論我觀察得怎麼遠。什麼也沒有真正造出去；也沒有什麼為建築的機會而犧牲。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一點兒也沒有！

希爾達 那末你永遠不想再造什麼啦？

沙爾奈斯 （欣然）相反的，我正是在開始！

希爾達 那末什麼呢？你要造什麼？快告訴我！

沙爾奈斯 我相信世界上祇不過有一個地方人類的快活能寄居——那就是現在我所要去造的。

希爾達 （盯眼瞧着他）沙爾奈斯先生——你是在說咱們空中的城堡。

沙爾奈斯 不錯——空中的城堡。

希爾達 我怕在咱們沒爬到半路的時候你就要頭暈啦。

沙爾奈斯 希爾達，要是你能攜着我的手一塊爬，那就不會了。

希爾達 （帶有一種忍着憤懣的神氣）祇我一個人不要旁的人同伴嗎？

沙爾奈斯 還有誰呢？



希爾達 哦——那女孩子——那書桌旁的凱雅。可憐的東西——你不想也帶着她嗎？

沙爾奈斯 呵！愛琳跟你講的不就是關於她嗎？

希爾達 是嗎？——或着不是的？

沙爾奈斯 （激動）我不願意答覆這些問題。你得完全信任我！

希爾達 所有這十年來我已經這樣完全信任你了！——這樣完全信任你。

沙爾奈斯 你得繼續信任我！

希爾達 那末讓我看你高高地自由地站着！

沙爾奈斯 （憂傷地）哦，希爾達——我不能每天做那種事。

希爾達 （熱情地）我要你做！我要你做！（乞求）沙爾奈斯先生，祇要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不可能的事吧！

沙爾奈斯 （站着，深切地看着她的眼睛。）希爾達，要是我去做的話，我也會站在那邊像前一次一樣跟他說。

希爾達 （漸漸興奮）你要跟他說什麼話？

沙爾奈斯 我要跟他說：聽我說，萬能的上帝——你能盡你自主地來判斷我。可是從今以後我祇造世界上頂可愛的東西——

希爾達 （不能自制）不錯——不錯——不錯！

沙爾奈斯 ——跟一個公主一塊去造，她是我所愛着的——

希爾達 不錯，那末樣跟他說！就那末樣跟他說！

沙爾奈斯 嗯。並且我還要對他說：現在我要下去把我的雙臂摟着她，還吻着她——

希爾達 ——那樣說！吻了許多次！

沙爾奈斯 我要說，吻了許多，許多次！

希爾達 以後呢？——

沙爾奈斯 以後我要搖搖我的帽子——走下地來——按照我跟他所說了的去做。

希爾達 （展開雙臂）現在我好像又看見你像從前空中唱歌時候的樣子了。

沙爾奈斯 （低着頭望她）希爾達，你怎麼會變做這樣子的？

希爾達 你怎麼會使我變做這樣子的？

沙爾奈斯 （簡短而堅決）公主將有她的城堡啦。

希爾達 （鼓舞着，拍手）哦，沙爾奈斯先生！——我的可愛的，可愛的城堡。咱們空中的城堡！

沙爾奈斯 在一個堅固基礎上的。

【從樹叢中模糊可看到街上聚集了一羣民衆。新房子的後面遠處可聽見管樂器的奏聲。】

【沙爾奈斯夫人圍了皮頸圈，漢台爾醫生手裏拿了她的白圍巾，幾個女太太走到了陽臺上。同時，萊格那·勃路維克自花園裏上。】

沙爾奈斯夫人（對萊格那）我們也有音樂嗎？

萊格那 嗯，這是泥水匠工會裏的樂隊。（對沙爾奈斯）工頭叫我告訴你他現在預備爬上去掛花環了。

沙爾奈斯（拿了帽子）好。我自個兒下去看他。

沙爾奈斯夫人（着急地）哈佛特，你到下邊兒去幹什麼？

沙爾奈斯（簡勁地）我一定要到下面工人那兒去。

沙爾奈斯夫人 不錯，下面——祇是下面。

沙爾奈斯 就是我平時常站的地方。

【他自楷梯穿過花園下。】

沙爾奈斯夫人（倚着柵欄追喊着）可是叫工人爬上去的時候小心點兒！哈佛特，答應我那樣去做！

漢台爾（對沙爾奈斯夫人）你看我不是對的嗎？他已經扔了那所有那些愚笨的念頭啦。

沙爾奈斯夫人 哦，這才放心啦！工人掉下來了兩次，每一次都是馬上就死的。（對希爾達）謝謝你，

溫蓋爾小姐，你這末堅牢地守着他。我就永遠沒有辦法勸誘他。

漢台爾（打趣地）對，對，溫蓋爾小姐，當你用心的時候，你知道怎麼樣去堅牢地守着男人。

【沙爾奈斯夫人和漢台爾醫生走到女太太們旁邊，她們正站在楷梯附近望着花園裏。希爾達依舊不動地站在前面柵欄旁。萊格那走到她身旁。】

萊格那（忍着笑，半低聲地）溫蓋爾小姐——你可看見下面街上所有的那些年青人嗎？

希爾達 看見的。

萊格那 他們是我的同學，來看老師的。

希爾達 他們來看他做什麼呀？

萊格那 他們要看他不敢爬到他自個兒新房子的屋頂上。

希爾達 哦，那些孩子要看的就是這個嗎？

萊格那（惡毒而嘲笑地）他把我們壓服得太久啦——現在我們要看看他自個兒靜靜地壓服在下面。

希爾達 你看不到那個——這次看不到。

萊格那（笑着）真的！那末我們能在什麼地方看到他呢？

希爾達 高高地——高高地在風標旁邊！那就是你能看到他的地方！

萊格那 (大笑) 他哦, 不錯, 我猜定!

希爾達 他的希望是達到頂點——所以你能在頂點看到他。

萊格那 他的希望, 不錯; 那我可以輕易地相信。可是他單是不能做這件事。在他沒有到半路的時候, 他的頭會發暈。他又得連手帶脚地爬下來。

漢台爾 (指着對面) 瞧! 那邊工頭上梯子啦。

沙爾奈斯夫人 自然他還帶着花環。哦, 我希望他小心一點!

萊格那 (睜了眼瞧着, 疑惑地, 喊叫起來。) 怎麼, 可是這是——

希爾達 (歡欣地狂喊起來) 這是建築師自個兒嗎?

沙爾奈斯夫人 (恐怖地尖聲呼喊) 不錯, 這是哈佛特! 哦! 我的天啊! ——哈佛特! 哈佛特!

漢台爾 噓! 別叫他!

沙爾奈斯夫人 (幾乎是神魂顛倒地) 我一定要到他那兒! 我得要叫他下來!

漢台爾 (拉着他) 別動, 誰都不要動! 別聲響!

希爾達 (不動, 兩眼隨着沙爾奈斯) 他爬了, 又爬了。高了, 更高了! 更高了! 更高了! 瞧! 快瞧呀!

萊格那 (屏息) 現在他應該回頭了。他不能自主啦。

希爾達 他爬了, 又爬了。現在他馬上就要到達頂點啦。

沙爾奈斯夫人 哦，我要吓死啦！我不能再看啦！  
漢台爾 那末別看他。

希爾達 他在最高點的木板上啦。正是頂高點！

漢台爾 誰都不要動！你們聽見嗎？

希爾達 （欣喜，帶着安靜的熱情）畢竟有那一天！畢竟有那一天！現在我重又看到了他的偉大和自由啦！

萊格那 （幾何是無聲息地）可是這是不——

希爾達 我已經盼他整整的有十年啦。他站得多穩！無異是太驚心啦。瞧他！現在他把花環挂到了風標上！

萊格那 我感覺到我彷彿看到了什麼完全不可能的事。

希爾達 不錯，他現在所做的是不可能的！（她的眼裏有一種難以素描的神色）你能看到那邊兒還有旁的什麼人嗎？

萊格那 那邊沒有旁的人。

希爾達 有的，那邊有一個跟他爭鬥的人。

萊格那 你錯了。

希爾達 那末你也沒有聽到天空中有歌聲嗎？

萊格那 那準是樹頂上的風聲。

希爾達 我聽到一隻歌——一隻有力的歌。（大大地歡喜地叫着）瞧，瞧着！現在他在搖着帽子！他正在朝我們這兒搖着哦，搖向他回搖呀！因為現在事情要結束了！（從大夫手中把白圍巾搶了去，搖着它，對沙爾奈斯狂呼着）建築師沙爾奈斯萬歲！

漢台爾 停住！停住！千萬別——

在陽臺上的女太太們搖着她們的手帕，下面街上滿是呼喊「萬歲」聲。接着他們突然沉靜了，羣衆間發出一種恐怖的呼喊。一個人體和許多木板和木塊在樹叢後面砰然地倒下來。」

沙爾奈斯夫人和女太太們（同時）他掉下來啦！他掉下來啦！

【沙爾奈斯夫人震動不穩，向後到下，暈厥過去，在驚惶失措呼叫中被女太太們擁住。街上的羣衆衝倒了木柵湧進花園。同時漢台爾醫生也跑到那邊。】

【半响】

希爾達（睜大了眼盯着上面，說着，彷彿被吓呆了。）我的建築師呵！

萊格那（哆嗦地，把自己靠在柵欄上。）他準掉得粉碎啦——馬上死了。

有一個女太太（當沙爾奈斯夫抬到屋子裏的時候）去請大夫——

萊格那 我一步也不能動——

另一個女太太 那末去叫一個人！

萊格那 (想叫出來) 怎麼啦？他還活着？

一個聲音 (在花園底下) 沙爾奈斯先生死啦！

旁的聲音 (更近) 腦袋都摔得粉碎了——他正掉在石坑上。

希爾達 (回頭對萊格那，低聲地說) 我現在不能再看到他在那上面啦。

萊格那 這是可怕的。所以到底他是不能做這件事。

希爾達 (彷彿暗自着了迷，得勝似的) 可是他爬到了頂高點！我聽到了空中的豎琴聲。(在空中

搖着她的圍巾。很熱情地吶喊着) 我的——我的建築師呵！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譯完



## 後記

有人會說過建築師一劇裏的沙爾奈斯就是易卜生自己，希爾達是易卜生以一八八九年碰到的一個維也納姑娘巴達赫為模型的，於是沙爾奈斯的悲劇也可以說易卜生是在寫他自己。

我並不否認這可能性，一個詩人可以把他自己寫進作品裏的權利，但是我對建築師却有一個新的看法。除了易卜生那種自傳式的「供狀」之外，建築師另包含着一層更深的意義。

往往有好多人，開始從玄妙的宇宙間了解了一個真理，於是他就由超現實的環境裏進到現實世界中，他活得像一個現實的人，但是傳統又往往很容易又重把他拉回去，那時候，他不願回到舊路上去，又不願依舊默在社會裏爭鬥，於是他開始彷徨，開始痛苦了，他不知應該走上那一條道路才好。沙爾奈斯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他最初造教堂，他把造教堂當作頂高貴的事業，可是他後來又發現造人的住家是可能給人類快樂，他工作了十年，最後他得到的結論是：

「人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家庭沒有用——住在裏面也不會快活。」  
什麼是最快活，同時又是頂有意義的事呢？在沙爾奈斯以為是他應該去跟一個他所心愛的姑

娘——像希爾達那樣的——去造一個不可知的空中城堡，躲在那裏逃避煩惱。

自然，而且必然的沙爾奈斯的幻想會失敗的，人是社會的動物，那能夠找着一個桃花源，去做一個與世無關的超人呢？於是乎，他，沙爾奈斯到底是死啦，毀啦！

沙爾奈斯的悲劇也可以說是跟易卜生一樣，易卜生從宗教劇走到社會問題劇，再由社會問題劇轉變為象徵劇，他的道路實在是跟沙爾奈斯一樣的可悲，他沒有發現一條什麼是個人應該走的路，也是社會應該走的路，雖然他自己已經找着了好多可痛恨以及可咀咒的罪惡。直到死，易卜生還是彷徨的。

時代決定了易卜生的進步，十九世紀挪威的環境決定了易卜生的意識。

然而在今天，我們還是能碰到了沙爾奈斯一樣不能找着大路的人們，那確是可悲的。

但，無論如何，我對於那個未死的有青春力的希爾達姑娘，還是抱着莫大的希望，我暗暗地盼着她能夠走上另外一條道路。

不是嗎？希爾達該是屬於「年青的一代」的！

沈子復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

# 87

1-02022

(3)

2100

